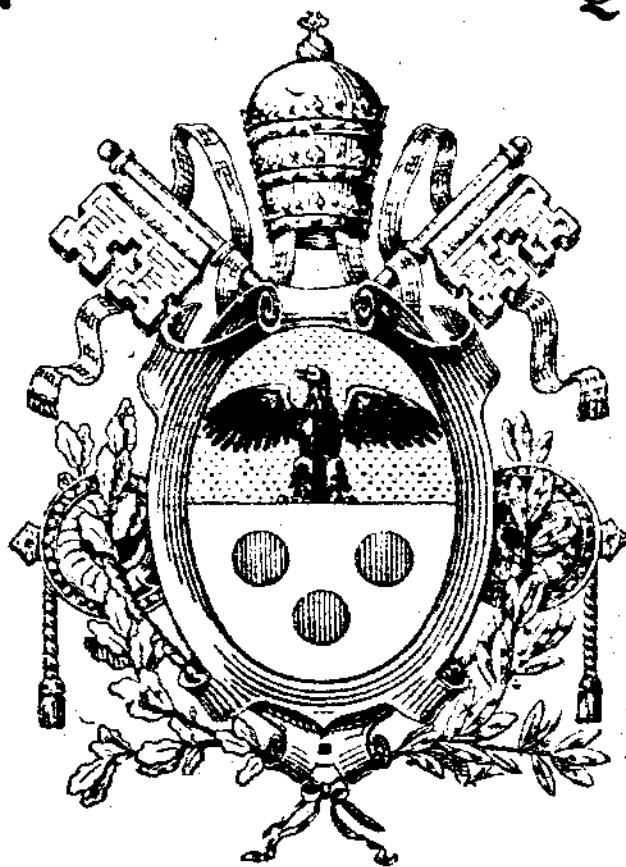


# 聖教雜誌

REVUE CATHOLIQUE

中華民國十七年第十七年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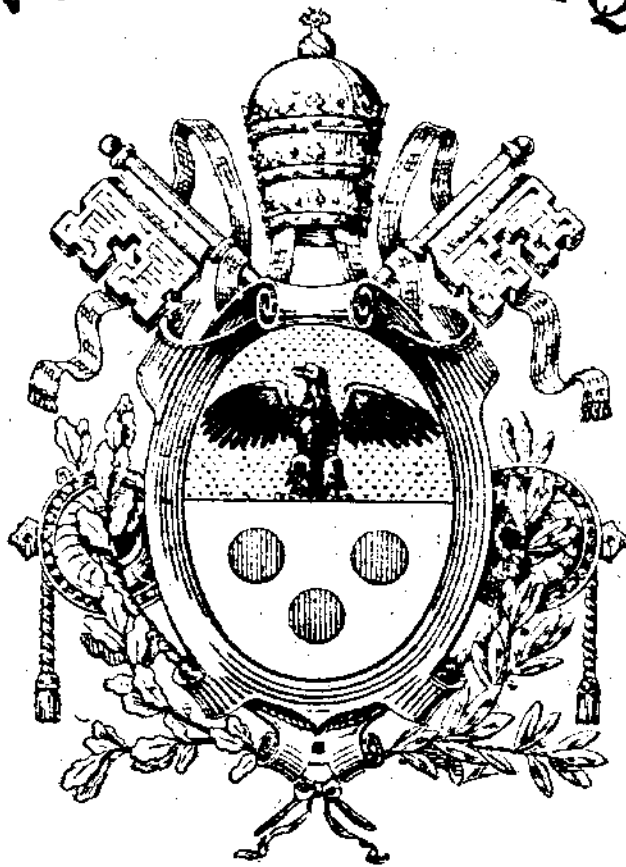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八年

册二十二百二至册一十百二第

# 聖教雜誌

## REVUE CATHOLIQUE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八年



中華民國十七年陽曆一月

N°211

第十七年 第一期

要目

插圖○中國傳教之開創者  
十七世紀傳教士所繪之  
中國地圖

論說○聖教雜誌之主張  
(編者) 生命原始 (王  
昌祉)

傳記○八十年來之江南傳  
教史 (金文祺)

雜著○聖寵論 (徐宗澤)  
說林○小耶穌的賞賜 (止  
之)

補白○形影問答一  
近事○教中新聞 中國聖  
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  
表

中華主教趙公  
斐理伯哀榮錄

# 徵稿啓事

中華第一任主教趙公斐理伯於民國十六年十月十四日逝世噩耗傳來實深悲悼同人等擬刊專冊以誌哀忱仰趙公生前至親良友海內熱心教務同胞撰述行實以及哀悼一切文字惠交同人俾得闡揚潛德實爲感荷彙印之後敬酬本刊一分諸君素愛公教幸毋吝金玉可也

注意 自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起  
至十七年三月一日止

來稿請寄北京定府大街三號

常君守謙爲荷

中華公教學友聯合會  
建設宗座公署籌備處  
駐華代表  
天津益世報館

## 全啓

# 探原課本目錄 (續)

## 聖教會

上編 論基利斯督之教會

第一章 耶穌基利斯督親立教會

宗教定義

社會定義

教會定義

耶穌立教之証理

第二章 耶穌立教會以司訓司  
鐸司牧三權授於宗徒

宗徒之條件

司訓司鐸司牧之定義

耶穌揀選十二位宗徒

宗徒等有司訓司鐸司牧三權

宗徒等當傳授其權於繼續之人

第三章 耶穌親立伯多祿  
爲教會之元首

首領之解釋

伯多祿所處之榮位實証其爲首領

耶穌之預許實証伯多祿爲首領

耶穌實授伯多祿權位以証伯多祿爲教會首領

# 聖教雜誌第十七卷目錄

## 第一期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八年  
中華民國十七年

插圖 中國傳教之開創者 十七世紀傳教士所繪之

中國地圖

論說 聖教雜誌之主張(編者) 生命原始(王昌

社)

傳記 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金文祺)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

說林 小耶穌的賞賜(止之)

補白 形影問答一

近事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 第二期

插圖 耶穌會修士巴德尼之作品：平定回部獻俘

論說 今日之所謂平等(編者) 觀念聯綴(盤澤)

專件 教宗良第十三勞工通牒譯稿(張士泉)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 一個問題(丁汝仁)

說林 移花接木(止之)

補白 形影問答二 年來吾國之大地震 去年度之

海關稅收

近事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 第三期

插圖 耶穌會修士巴德尼之作品：通古思魯克之戰

論說 今日之所謂自由(編者) 國內法(徐宗澤)

專件 教宗良第十三勞工通牒譯稿(張士泉) 廣

西省區修道院之歷史(黃倬卿)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 新時代評論 婦女運動

歌謠與婦女 取消打倒宗教口號

寡婦的獻儀(止之)

說林 菲律賓 廢除祀孔典禮

補白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 第四期

... 目錄

一

插圖	耶穌會修士巴德尼之作品 和落霍漸之捷	補白	才便是德 中國土地之富腴 外人眼光中之聖教雜誌 布穀鳥
論說	社會地生活素(編者) 信仰自由淺談(盤澤) 國內法(徐宗澤)	說林	一本貴族式的家譜(沈公布)
專件	教宗良第十三勞工通牒譯稿(張士泉)	近事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 新時代評論 宗教可以取消嗎 自由離婚	插圖	如皋政紳商學界歡迎朱主教攝影 馬公相伯 玉照
補白	紙煙的起源 蒙古地方的行政區域 女子軍	論說	聖教書報之一好兆(編者) 社會經濟概論 (徐宗澤)
說林	兩封矛盾的信(沈公布)	專件	教宗良第十三勞工通牒譯稿(張士泉)
近事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 紅槍會(沈公布) 新 時代評論：大家庭和小家庭 優生學
<b>第五期</b>			
插圖	耶穌會修士巴德尼之作品：呼爾滿之大捷	說林	清晨的會見(沈公布)
論說	聖教教育之曙光(編者) 社會經濟概論(徐宗澤)	補白	玫瑰花 偽造文憑之內幕 和靈芬女士原唱 四律、袁帝制運動中之掌故
專件	教宗良第十三勞工通牒譯稿(張士泉)	近事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 皈依真教有感而作四律 (靈芬女士) 有興味的日蝕觀察(沈公布)		
	新時代評論：科學萬能 賢妻良母 女子無		

第七期

插圖

江西贛州新主教和若望同司鐸全體攝影 朱

主教在崇明大公所第一次祝聖新鐸袁公

論說

聖教青年之一好望(編者) 天主教與社會

問題(徐宗澤)

專件

教宗良第十三勞工通牒譯稿(張士泉)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天主教之平等主義觀(黃

其元) 新時代評論:男女同校 不道德的

書籍

說林

理想的落伍者(沈公布)

補白

第一第二第三國際

近事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第八期

插圖

耶穌會修士巴德尼之作品:格登鄂拉斫營

論說

苟安(編者) 天主教與社會問題(徐宗澤

)

專件

教宗良第十三勞工通牒譯稿(張士泉)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 男女平等之真詮(毛步

歐) 新時代評論:舊道德與新道德 社會

上的自殺問題 和靈芬女士原唱四律

可嘆的時髦捷徑(沈公布)

近事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第九期

插圖

耶穌會修士巴德尼之作品:郊勞回部成功諸

將士

論說

讀教皇致中國人民電有感(編者) 天主教

與社會問題(徐宗澤)

專件

教宗良第十三勞工通牒譯稿(張士泉) 羅

瑪教廷之重要宣言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 男女平等之真詮(毛步

歐) 新時代評論 馬爾薩斯主義 善妾問題

梁任公的「無所為」

說林

鐘聲(沈公布)

補白 神曲 苦路經之掌故  
近事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第十期

插圖 耶穌會修士巴德尼之作品：鄂墨扎拉圖之戰  
論說 十二八二週紀念（編者） 三民主義教育公評（徐宗澤）

專件 擴充傳教事通牒譯稿（張士泉）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 男女平等之真詮（毛步歐）

說林 新時代評論：自由戀愛 男女社交  
補白 感冒流行病的底一個弱者（沈公布）  
神曲 三洲島

近事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第十一期

插圖 十月三日參與祝聖惠主教典禮之主教攝影  
南京傳教區新聖之惠主教

論說 祝聖惠主教誌喜（編者） 蘇俄結婚與離婚制及其發生之效果（丁汝仁）  
專件 擴充傳教事通牒譯稿（張士泉）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 庇護第十之苦學時代）

說林 （敬學） 新時代評論：婚約有解除的可能性 婦女解放（毛步歐）  
傍晚的會見（沈公布）

補白 聖經上之婦女觀 聖女小德肋撒發願日戲擬之神婚喜帖 教育界上之黨派  
近事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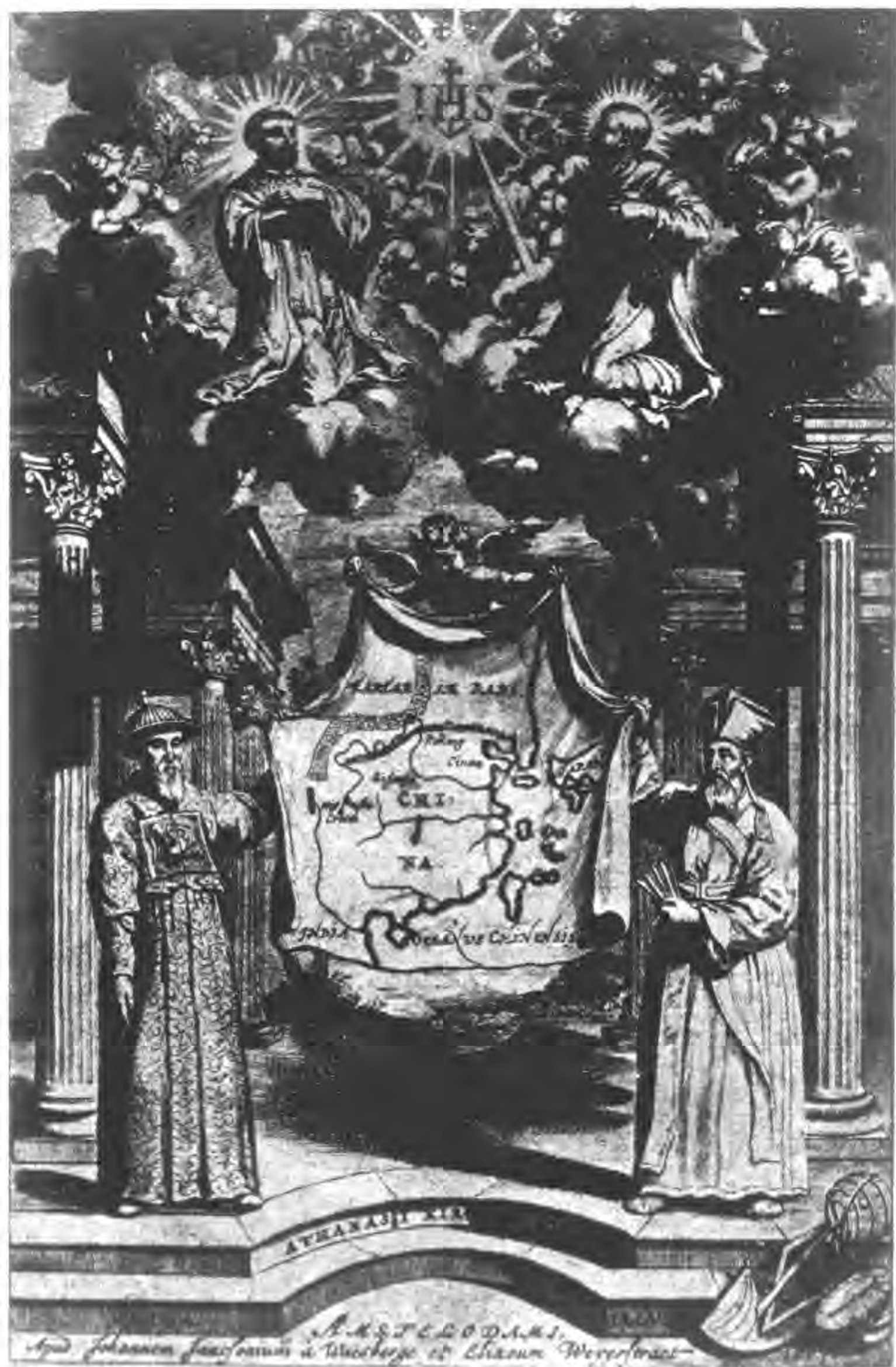
插圖 徐家匯新建大修院奠石紀念 西貢堤岸華僑聖方濟各沙勿畧聖堂

論說 中華公教信友進行會喜聞（編者） 羅瑪教廷致中國通牒之分析（徐宗澤）

專件 擴充傳教事通牒譯稿（張士泉）  
雜著 聖寵論（徐宗澤） 天主教的司鐸（河南王伯祿） 安南堤岸華僑教務記（止之） 新時代評論：墮胎的罪惡 避妊的罪惡 婚約一經實踐已不可解除了

補白 聖體燈 月蝕詳誌 送同學倪君秀章放洋羅瑪

近事 教中新聞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中外大事表



者創開之教傳國中

術美化歐之世七十





圖地國中之繪所士教傳紀世七十

# 論說



## 聖教雜誌之主張

編者

聖教雜誌為益聞錄匯報之化身，至明年將有五十年之歷史，報界中除申報外，有如許之久長生命者，當推本社首屈一指焉。原本誌之所以改組者，因欲應副現代人之求知慾，灌輸正確學說，研究聖教道理，提高一般學識耳！無如本社同人，才學謏陋，餘晷無多，致未能副閱報諸君之雅望。今與諸君商榷者，有下列諸事：

- 一、聖教道理攸關教友神命，神學知識，倫理原則，青年士女當有其基本之學問，否則易為偽理謬說所惑，而誤入迷途。
- 二、國有國史，家有家譜，聖教會亦有教史。為教友而不知聖教歷史，何以真道？吾國天主教之傳入史，尤為重要。今之新時代有許多新問題發生而於社會問題為尤甚，哲學科學更有許多謬說。本社竭其所能，貢獻正確評論。
- 三、研究學術，亦須有以助興。純粹正理之小說，能啟人智慧，增人學識，本社所以復此說林一門。
- 四、補白一門，乃編輯之餘瀋，寥寥數行，亦為長篇後消閒品。
- 五、以上數則，為本誌內容之目標。本社不願以無謂之文字，耗費諸君寶貴之光陰，諸君當亦不以本誌純為娛情消遣品。望全國教友提起精神，重視聖教報紙，鼓勵之，扶助之，俾聖教刊物日有發展，實為幸甚。

論說 ... 聖教雜誌之主張

一

1



論說 … 生命原始

### 生命原始

●地球上之生物必有起始之時解之者有二說

●自生說謂有生物自無生物而來

●巴司端之試驗明証自生說之謬

●造生說謂生命原始由於天主之造化有甲乙二式

●唯物派之成見與遁辭

●自生說客觀之阻力不在信理而在科學

生命究係何物其要素究何在？苟欲下一  
確切之定義，頗不容易。物理學家伯爾納  
Claude Bernard 徵集名論，詳加考覈，猶不  
敢斷定；但謂祇有依生命之徵象，若組織，  
若長大，若營養，若生殖，而以區別有生物  
與無生物。然生命之定義，雖難確定，而生  
命之實有，固彰彰明甚。鄉氓牧豎，咸識蟲

多苔蘚，與塵埃砂土之有大殊。即至微細  
之單個細胞之動植物，亦可藉顯微鏡之  
助，而鑑別其異於礦物。蓋任何有生物之  
體內，常現二種表示；即一部分之消毀作  
用，與他部分之組織作用。此種消毀作用，  
猶可謂：因化分，化合，燃燒，發酵等故，屬於  
化學上，或物理上之現象。但彼組織作用，

使得相當之結構與狀態，共作本體之功用，以合成一物；斷非物理化學之定律所能盡解。故生命之實有，有生物與無生物之大別，乃世所公認。

我人今日所見之生物，或胎或卵，或栽或播，下至原生細胞，裂已體以繁衍者，莫不自他生物而來。設此現象，可上溯至無窮年，則生命之來原，似亦無需究問。然科學之理論，確實證明：地球上之生命，必有起始之時。蓋熱度在沸點以上，無一生物可以生存；而地球當未凝固之時，蓬蓬勃勃，如一烈窯，其熱度且逾千度，不特生物之本體，盡當焚毀，即含蓄生機之胚苗，亦不能保全。其後地殼初凝，而熱度猶甚高，不適於生活。據地質學古生學之研究：生命

論說 生命原始

之發現，最先不過元古代；彼太古地層，毫無生物，亦未見生物之痕迹，故且以無生 Azouque 時代名之。是故地球上之生命，並非悠久無疆，而實有始有初。此最初之生物，何自而來，即生命之原由何在，解之者有二說焉：自生說 *Génération spontanée* 與

造生說 *Créationisme* 按自生二字頗屬模糊，即西文 *Génération spontanée*

亦不確切。 *Génération* 不如 *production* 而 *spontanée* 不如 *hétérogène* 意即自異類而發生，如謂微菌非自菌苗而乃發生自水等則其義較切，今姑隨習用語。

自生說者，謂有生物即自無生物而來。當地球上之種種狀態，達適合生命之時，彼組成生物之無機體，若炭質，酸素，輕氣，淡氣等，藉電力作用，太陽光熱，暨他未知之原因，偶然湊合，成分恰當，遂發生生命，成爲最初之生活細胞，而生命遂是乎始。夫

此自生之說，古人格致未精，每多信從，中外皆然。尤於微小之物，若蟻虱等類，每不審其何來，而指爲自生。苟畧加審察，甚易辨明。彼微菌之屬，非百倍顯微鏡之力，不能窺見者，其體既渺小，其發生自易混淆。故十九世時，主張自生說者，已不復以鼠蠟爲言，而惟於微菌中求證據。然經巴司端 Pasteur 之試驗，此說於科學上，已絕無存在之餘地。蓋自十八世紀斯巴耶柴 Spallanzani 駁斥自生說後，談者漸鮮。詎於十九世中葉，有鄒咸 Pouchet 者，聲稱於能腐之物，獲得微菌自生之實據。法國科學院徵求名人意見，一時爭辯甚烈。巴司端 因取此能腐之物質，先將其中包藏之菌苗，殺除淨盡，然後貯之於小瓶中。與此瓶

相通之空氣，均經屈曲之細管，管中間以藥水棉絮，使空氣中之菌苗，或留於管，或阻於絮，而不及於物。如此嚴密防範，彼物遠與諸生苗隔絕，歷時彌久，而毫無生物發生。反之此腐敗之物，一與尋常空氣接觸，卽滋生微菌。巴司端 重以他種手續，施行試驗，皆証同一之效果。而反對者之試驗，皆經巴司端 指出其弊竇。於是法國科學院，宣稱巴司端 所觀察之事實，完全爲準確無誤。是故據科學之實驗，我人所識之生物，縱至微小卑陋，皆自他生物而來，斷不能自生自有。此一八五八年事也。時有科學家丁大爾 Tyndall，素持唯物主義者，不欲輕信巴司端 之成績，因重行種種精密之試驗，而其效果全與巴氏 所得者

相符合，遂不能不認實驗科學中再無更確之證據。

然彼唯物派人，既欲擯天主於世界之外，故不得不乞靈於自生之說；無彼等如所辛勤覓得之證據，皆不耐精確之研究，而真相即行暴露。例如一八六八年，有於海中覓得一種白色物，頗似原形質者，Protozoa 名之爲 Bathybius；當時謂乃最簡單之生物，自生於海底水中。然此事之屬誤解，即經指破。彼發見此物之赫胥黎 Huxley，且於演壇上，明認此 Bathybius 並非海水所產生，實乃自海綿中發生之黏液。一九〇五年，英人培克 Buik，自稱製成一種有機體，具有生物之要質者，名之爲 Radiobes。製成之法，乃取牛肉湯，先以

膠汁，胃液汁，及綠化銨調和之，再投入溴化銨，與綠化銨湯中，漸成微小之圓狀體，時而發展，時而分裂；風聲所播，爭誇新奇。然而詳加考察，則見此 Radiobes 並無生命；純係化學作用，根於諸物質之分合，加以銨之功用，遂現活動狀態。銨力一斷，活動即息，銨力復加，活動即萌。故此 Radiobes 祇有生活之外狀，並非生物。培克之發明，無補於自生之說。（詳見 La Revue Pratique d'Apologétique, 15, févr. 1906）

一九〇六年，醫學教授勒杜 S. Ledue 發明人工製成之細胞，具有生活作用者。法以糖及硫化銅之細粒，投入膠汁，鐵，藍化鉀，鹽，及水之混合劑中；漸見細粒澎脹擴大，猶如植物。然此次試驗，仍爲外象所給。細

粒之長大，實乃物理學中最平常之滲漏。Osnoise 之作用，並非生命之表示。當時自然學家鮑業 G. Bonnier 譏之曰：「此種新發明之玲瓏小植物，祇可充藥肆之裝潢品而已。」是故自生說，不特大悖哲學上「己所無者，不能與人」之定律，實且與科學之實驗相反，毫無存在之價值，而不足解釋生命之原由。

生命既非永遠，又不能自無生物自然產生，則物類之自無生時代，而入於有生時代也，必有賴乎第三者之力。然能賦畀此精微奧妙之生命者，舍全能全知造化天地之天主而誰與？執是以釋生命之原由者，為造生說。持此說者，復有二式。甲式謂：當構成宇宙之原始物質之受造時，天

主兼造各種生命之胚苗 Germes de vie，散佈太空；億兆年後，星體構成，適合生活，彼太空之胚苗，與相當之物質遇合，生機萌發，遂成原始生物，而地上之生命以始。此種假設，難以科學為証。且此微纖之胚苗，如何能歷億兆年，經多許劇變，而屹然獨存？故宗此說者殊渺。乙式謂：當星體演進，未達適宜生活之前，宇宙間並無生物，亦無生命之胚苗；迨適宜生活之環景既現，於是天主重展其造化之力，賦畀生命，而生物於斯發現。至若天主創造生物，抑祇造最簡單微小之原始細胞，而使之自行演進，以至長成，抑分門別類而造之？此問題姑俟論物類原始時研究之。然而芸芸眾生，或枚舉，或推原，其生命必受之天

主。此則純正哲學，返本求原，循理論事者，不得不明認；而科學之實驗，又供獻精確有力之反證焉。故生命原始厥惟天主。夫認天主爲生命之原因，實乃唯物派人 Materialists 所不能堪者也。若輩方欲假物質以攻斥天主，謂世間形形色色，無非是物質，自物質；謂物質乃自有，乃永遠，生命亦惟物質一種特殊之組織；換言之，有生物乃從無生物而來，無須乞靈於他手。此蓋成見在胸，何怪其言之不顧理也。彼物質既活動，既進化，其活動當有起原，其進化當有起點；則非永遠可知。物質冥頑不靈，微渺薄弱，安能自有？然此猶玄妙宵遠，易爲妄議者也。若夫生命原始之問題，若輩所能恃爲護符者，惟此自生之說；而

若輩所信仰之科學，已盡揭此說之謬點。然則將承認天主之造化乎？又心所不甘，不得已而力設遁辭，以圖掩飾。或謂「現今據以試驗之物，如彼微菌，猶太精細，太完善，當有更粗更微之物，或在深海之底，或在不知之處，猶在自然發生。」夫既不驗於試驗所及之物，乃假託於無可試驗之區，曷若直云：若輩已試之於烏有鄉，驗之於夢寐中乎！以原生細胞而猶嫌太精，曷若直云：有生物均太精妙，惟假生物，若 Radishes 等者，固能自無生物發生乎！或謂：「現今科學猶未盡善，他日理化試驗室中，必能製成具有生命之物。」嗚呼！此真欺人之大言也！夫事有可能，有不可能，飛空潛淵，事雖難而可能者也。畫一方式



之圓形，事若易而不可能者也。未知其為可能者，科學且進步而發明之；確知其為絕對不可能者，科學又安能為力。孰能利用電或銑之奇力，以構一方式之圓形乎？今世精科學者，果嘗製一蛋焉；形式臭味，惟妙惟肖，即母雞亦不能辨也。然強使伏之，其能生雛乎？故理化進步，能製成生物之體，而不能賦以生命，使之營養消化長大生殖，徒為頑然塊物而已。或又如黑格爾 Haekel 等，謂「處今之際，果無生命能自然發生；然在千萬年前，其氣壓，其熱度，其種種環境，均大殊於今日，而為例外，為奇特，適應於生命之自然發生。」若此大言炎炎，毫無科學之價值。以彼崇信科學之唯物派，而乃誣蔑科學如此，又何必

與之辯。曷若浮丘 Wirchow 伏脫 Vogt 之言語，更為直捷痛快乎？浮丘曰：「余既不願承認造物之事，則自不得不持自生之說，蓋其間無他說可介焉。余故雖無實據，然仍宗我所見。」伏脫曰：「惟有承認自生之說，庶能屏造物於門外。」原夫自生說，苟不屏絕天主造化之功，未嘗為違悖信理。蓋天主固未嘗不能預界物質以發生生命之功能，俾達相當之時機，物質即展其所蘊之能力，發生生命。然此純屬可能之假設；今日之科學，適證得其反。是故我人之於生命原始之非議自生說也，實緣其未有實在之證據。苟科學而呈示自生說之確據者，我人儘可信從。初未妨於信理。然按今日之科學，則自生



月二十二日，抵上海。上海教友極爲歡迎，自洋涇浜碼頭，一路護送至董家渡本署。主教之復來江南，時局已非昔比，除一二局部騷擾外，餘皆安居樂業，晏如也。加以法教士絡繹東來，募款又多，主教得以行所欲行，遂其宏願，擇地開教，提倡教育，設慈善機關，種種新政，受時人讚許。

主教蒞任未期年，耶穌會巴黎省長費爾尼爾 R. P. Michel Fossard 司鐸，親臨我邦，與主教互相洽商，籌畫進行，及教士度生所適宜之準則，俾以延壽考。又聘請修女，創設主母會，鼓勉西學士，研究華語等等。諸事既安定後，主教即從事實行，凡太平之亂，教堂之被拆毀，教士之被驅逐者，務先急爲恢復。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日，總

理衙門，批准法使倍爾代米 M. Berthemy 之請願，教士得於內地置買田產房屋。有此准許，於是在一八六四年，雷遜駿 P. Adrien de Carrère 司鐸，乘法艦步爾台 Bour-Jars 號，至南京，催議歸還舊有教堂公所，而各官吏咸受李鴻章之暗示，多方爲難。一八六五年，主教親至金陵，與李鴻章開談，得許於下關置地；至城內舊有教堂，託故以爲眾怒未息，勢不可復還，祇准於舊堂附近，原有小屋，可爲教士寓所而已。馴至又越一年，一八六六年，李鴻章始確認城內有舊教堂公所，然此堂已改作倉房，無可歸還，因將城內空地一塊，作爲抵償。當日願培原 F. Goussey 修士，因即經理蓋造。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日，雷公入安慶。

省城。數月前有某華司鐸曾於該城內購定住屋一所。迨雷公至之翌日，忽起風潮，將司鐸一齊逐出城外。駐京法使爲之交涉，直至一八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官長始以城內住宅一所，及沿江岸之田數畝，償雷公了事。

安徽徽州之東門，原有教堂一座，一八六六年，附近聚而居者尙有數家。教友金式玉 R. Seckinger 司鐸曾往察視焉。一八六五年，金司鐸又於鎮江丹陽揚州等處，建設公所，以爲教士來往住所，且可藉以開教。是年冬在蘇州城內，亦購住屋一所，此後該城官長因已不能歸還舊公所，償之以款。

各處聖教之建設，日就月將，教務局面爲

之一新。主教願而樂之，於是決意回歐，運動志士協助宣教。一八六七年三月，適接羅瑪某樞機來函，請主教參與聖伯多祿保祿第十八百週年紀念大慶。主教遂放洋西渡，居羅瑪。凡三月，已而至法，遍遊各公學，各修院，演講教區之現況，樂觀及教士之不足，爲憾。拉槐 Laval 聖衣院聞之，大爲感動，遂允遣發修女來華，籌備分院，主教爲之喜出望外。

瑪利亞姆姆 Mère Marie de la Providence 立拯亡會之祖母也，亦允主教之請，遣發修女，卽與主教同行。其宗旨專以造就本地貞女爲職務。一八六七年十月，主教首途，同行者修女二。翌年正月，又到修女四位。修女初到，暫居徐家滙南之王家堂，與

獻堂會貞女同院。（此貞女會創於一八五五年。）一八六九年，徐家滙聖母院第一新住舍落成，修女遂遷入焉。王家堂之舊住所，則讓於聖衣會修女居住。耶主教歐洲之行，其目的完全達到，頗形喜色焉。一八六九年春，主教命駕南京，謁見總督馬新貽。馬氏者，回回人也，與法軍交情頗厚，或謂曾於董家渡受洗，然難考實。其接見教士，頗顯友愛，因之聖教於江南日見發展。而仇教者頗以南京、安慶及運河西岸各教堂之恢復，引為奇辱，誓有以傾覆之。時李鴻章頗有權勢，密示各官長，否認總理衙門批准教士內地置田之優待權；凡教士欲開闢新教堂，應得當地官紳之許可。於是百方阻難，事不得進行。

韓伯祿 P. Heulle 司鐸傳教安慶，并研究物理。太平亂後，河南湖北廣西之教友，遷居於鞏國之廣德者甚多，僅以水東計，已三百人。教友相率邀教士前往，施行聖事。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安慶應試生，無端鈎結鬧教，韓公僅以身免。其旌德之教友，殊遭騷擾，家被搶掠，且有死者多人。同時於江西四川亦有同樣之風波。法公使在京竭力交涉，請馬督捕拿兇手，懲辦罪魁，并請於安慶城內頒給地畝，以作抵償，皆蒙批准。現安慶之教堂公所校舍，即其地也。地方官紳切齒尤甚，特於南京張貼標語，分發傳單，千方詆毀，揚言育嬰堂發生不道德行為，激怒愚民，藉以鬧教。教士患之，乞援鞏令，縣令到堂訪勘一

切，具報總督馬新貽。馬督卽出示曉諭民衆，以明其誣，又派兵保護教堂，謠暫息焉。會國荃素與聖教不合，不得志於籌，遂在天津，竄動愚民，拆毀教堂，驅逐洋人，鬧成大禍，是役遭難者，有教士二，仁愛會修女十，法領事一，及歐僑若干。於是聖教前途，頓顯危像。

江南耶穌會長，谷振聲 R. della Corte 司鐸，聞難情急，親至佘山跪禱聖母，謂江南教區，如得保全無害，立願於山頂改造進教之佑大堂，以誌不忘。聖母默允其所求，乃得上海及江南各城官吏曉諭民衆，盡力彈壓。仇教之徒，不得不稍斂其跡。一八六九年，耶主教被召回羅瑪參與華棣岡公會議。同時中國各代牧亦在羅瑪

參與會議，因乘機討論傳教方針。耶主教竭力從事其間。傳信部對於傳教事業，凡有定議，或改革之處，頗借重焉。

此大公會議，因德法之役，羅瑪被比愛蒙 Pionoulas 人佔領，公會議乃中輟。耶主教亦東歸，時在一八七一年正月十三日也。耶主教既歸，立即召集顧問及各總鐸，并富於經驗之諸司鐸，諮詢討論，開議多次。議定本區內若干重要事業，徐家滙天文台，卽於此時議定建設。初羅禮思伊宗尹 PP. Helot et d'Argy 二教士，早有若干佈置；而於一八六九年高龍盤劉德耀 PP. Colombel et Le Lee 二教士，又奉命至南京，專爲覓建臺適當之位置。奈因時局不靖，祇得在上海擇定徐家滙建臺。一八七三

年開辦臺務，天文月刊，亦於同年出版。

拯亡會修女之來，原爲教育造就本地貞女；然歐僑女子，亦需教育，於是該會曲就本處神長意，一八七一年於洋涇浜創辦歐僑女學校，專收歐僑良家女子。歐僑之來華者，年有增加。一八七四年，洋涇浜附近，設聖方濟學校，虹口建聖心堂，其第一宗旨皆爲歐僑。養老院，貧民醫院，設在城內老天主堂附近；又創立若瑟會，會員職任訓誨蒙童，襄助傳教，其總會所，亦設城內老天主堂，惟此會存在不久。

一八七一年松江城內所有舊堂基地，復歸教士，倪懷綸 P. Valentin Garnier 管轄。其地址卽現在之大堂與公所。一八七三年余山大堂落成，祝聖開幕。此後每歲五

月間，到山朝聖者，僅以領聖體計，常在數千左右。

安徽之壽國廣德二處，自他方遷來之教友甚衆，本籍奉教者，亦不少。一八七三年傳教於此二處者，有西鐸六人，華鐸二，已領洗者一六五〇，保守約二萬。是年主教巡閱該區，見教務興隆，心殊欣慰。詎不旋踵，大起風波。一八七六年南京有割辮子者，凡被割者，輒卽死，一時人心騷然。愚民無知，易被煽惑，遂歸罪於聖教。幸總督措置有方，消息無形。在皖省之壽國則不然，不但教務大遭騷擾，而教士教友竟遭難焉。是年七月十三日，有在壽國之方統領者，率羣衆鬧事燒堂。黃方濟司鐸與其輔理傳教者一人，授首致命於陸鎮（譯音）。

他教士見事危急，紛紛避難。是役教堂之被焚燒者，多至四十餘座，水東教堂亦在其列。

嗣後華國教務，難於速興。幸教友信心不變，故患難稍平。教士冒險復往傳教。然棘手事多，教內教外專恃人力，實有一事不能辦之勢。於是於水東建造大堂，託庇於進教之佑，如余山，然而水東之聖母堂與焉。鎮江、揚州、淮安所起謠言，與華國畧同，幸官長守職，未釀巨禍。惟蘇州則異是，將漁戶教友施行種種虐待，而教友求免難者，惟有逃而已。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一日，無錫網船教友三人致命蘇州。終前均口誦信經，并向眾聲明曰：我等無罪受刑，為主而死。教士爲彼教友，煞費苦心，於是年

十月間，辦得漁業護照，使各漁船各執一張，於是漸漸安寧復業。以上種種爲耶主教時傳教之困難。

然以大局全部觀之，教務擴充，可稱發達。董家渡設小修院，此華籍神級班起初之栽培。其大修院初本在此，後遷徐家匯。時有華籍傳教司鐸十二名，其避暑與避靜均在董家渡。耶穌會華籍司鐸十三名。至主教去世之年，華籍傳教司鐸自十二增至二十五，多一倍有餘。董家渡熱心教友組織慈善各會，服務社會。洋涇浜歐僑女學，及聖方濟公學學生，頗形發達。辯駁教人被拯亡會修女感化歸正者，時有其人。洋涇浜教友多數來自四方，教士二人分任其事，一專管華人，一專管外僑。公濟醫



院，設白渡橋。地方民眾受益者不少也。徐家滙有耶穌會初學院，會士學院，大修道院，（在耶主教最後年，由董遷此，）徐滙公學，天文臺，博物院。博物院本由羅禮思伊宗尹創辦，韓伯祿繼任，更加擴充，陳設完備。土山灣設孤兒院，自一八六四年遷入，院內附設印刷油畫雕刻等工廠，傳教所需各件均由此出。聖母院內附設各項女工，以資貧苦教友之謀生。

崇明與海門教務屬一總鐸管理，育嬰堂事業最發達。嬰孩既大，教之育之，日後又為之成家立業。一八七四年總計海門收養嬰孩，至三千名之多。教外者，占其半。崇明孩童得領洗而死者，一八七八年，一年中竟至二六五八八。可見育嬰事業，不但有益於世，尤增榮光於天，殊出人意外也。安徽大江之北，統為江南傳教之極西區，另有一鐸專長其事。南京鎮江揚州丹陽之教務，衰落者復興，教堂傾頽者復起，以雷通駿金式玉二司鐸出力最多。潘奧定 Fr. Bernard 修士於此數處，給藥診病，不取分文，愈人無數，民多感之。然於運河沿岸各城居民，異端心重，儒士聲勢浩大，傳教極難。太平之亂，教友逃至上海甚多，比其歸，則放棄信理，一如外教。又辯駁教中經濟，視天主教為充裕，故其所占勢力，亦較大。教友為其所迷，教務被傾軋者，數見不鮮。一八六八年與翌年之中，在鎮江揚州辯駁教所有之建設，咸遭群眾劫掠。吾天主教之育嬰堂，亦波及於難。後英政府

嚴重交涉，一切得復歸舊狀，時蕪湖雖立公所，然尚無駐紮司鐸，不過每年二次巡視而已。其大堂及公學建於一八七四年。安慶旌德壽國初開教時，艱難異常；然教士等志在為主受苦，百折不撓。傳教是地者，為李問漁、金式玉、榮錦飾、P. J. Arch. 德懷璋、林福、H. H. 等司鐸。一八七八年，僅以壽國一區計之，教友得三一七七，教堂大小共三十三。耶主教時，以安徽教務之進行，較江蘇尤見活動。一八六六年，皖省教堂有五，教友三五三。一八七八年，十三府州中之九，均有大小堂，教友三四九九。耶主教氣體康健，傳教江南，凡三十年，備嘗梯航之苦，跋涉之勞，比其晚年，力疲神衰。一八七四年，巡閱崇明行堅振禮，困極

中風，一病不起，呻吟床褥，一惟求主，如是者凡三年。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安逝於徐家滙耶穌會院中。夫耶主教之移牧江南，適值太平亂後，凡百建設，其事業最大者，在整理各教區。蘇省徐海、外皖省十三府州中之九，擘劃佈置籌備，俾得咸有教士之駐所。十四年間，統計兩省會口，自四一六增至五八六，教友七三、八七四，增至九四、三一〇，每年聖體五十萬有奇。須知當時司鐸巡臨會口，平均能每月得一次者不多，而聖體次數，已得如許，可見教友喜領聖體，自始然也。學校亦為主教所注意。一八六六年，男生二五九，女生一〇六，而於一八七八年，男生三六三，女生二九七。故十二年間，男女

生增加不少。育嬰堂一八七八年，付洗教外嬰孩，共一七、六一一，收養遺孩六、九〇〇。薛孔昭 P. Sica 司鐸，著主教傳畧，刊印時，法國耶穌會副會長，為之序曰：主教在傳教區之為人，立意之純正，所抱之熱忱，誠堪載之青史，傳之後世也。

第五章 一八七八年至一九二三年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八月一號  
繼耶主教管理江南教務者，為倪主教懷綸（一八七九—一八九八）蘇主教繼章 Mgr Simon 姚主教宗李 Mgr Paris 蘇主教在任未二月，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十日，以過勞病薨。一九〇〇年姚主教繼任，初仍統理江南迨一九二二年，羅瑪以江南依省界別為二區，專

牧江蘇，稱南京代權主教。由此安徽遂另成一宗座代牧區，委意之杜冷 F. 西之賚宏 Léon 茹斯典 Castille 三省之耶穌會士任管理傳教之職。惟此四十五年間，已往之陳迹，足為來日之史料，今且姑置不論。僅以前次未有之事業崖畧，記述於下。徐州與海州，耶主教時福音尚未傳佈，今則教友教堂，隨在皆有。尤在徐州教務甚為發展，教友日多，合計江蘇全省教友，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三年，自一一三、六三一增至二〇二、〇二八。教育上，視耶主教時，大有發展。震旦大學院，設上海（呂班路），啟明女學校，設徐家匯。徐匯公學，崇德女校，聖誕女校，學生均日有增加。

上海教育之發展，主母會修士助力甚多。聖方濟學校，自遷虹口，由該會接管後，學務頗發達。他若法文書館，及近設之聖女若翰納大克學校，（創辦時學生四七名），以上皆主母會修士所經營管理。拯亡會修女，在洋涇浜設立之若瑟學校，孤兒學校外，又於虹口設聖家小學校。董家渡洋涇浜虹口三大堂，附設高初小學校，成績斐然可觀。徐家滙近又新設徐滙師範，專以造就天主教小學教員，學務蒸蒸日上。

上海慈善家創辦成之，院務由仁愛會修女擔負，院中特敬大聖若瑟，凡事都仰賴之。院堂奉聖若瑟為主保，故院亦名若瑟醫院。安老院始在董家渡，迨滬軍營附近新院舍落成，乃移入焉。主任院務者，為貧人小妹會修女。上年第十一期本誌第四百九十九頁公濟醫院誤為廣慈醫院茲更正仁愛會拯亡會，方濟各會諸修女，於上海南北，皆設有施醫局。每年送診，常在四十萬次以上。科學方面之進行，亦逐漸擴大。向者天文臺一惟粗備而已。今則分為一氣象臺，仍設在徐家滙，建設完備；一磁氣臺，設萊蕪浜，一觀星臺，設余山，至印刷事業亦日見發達，報紙之設立亦為最先。現在之聖教雜誌，即上繼益聞錄，滙報之報也。除此外，

又有聖心報至書籍之出版，在土山灣印書館，印刷事業之發展，無庸多贅。

神級班，一九二三年，華鐸六六，內十六位入耶穌會。西鐸一〇一，皆耶穌會士，大修院士四八，小修院士二六，徐滙公學辣丁生百名。有此種種教務發動力之機關，與希望，其在來日不亦多樂觀乎？總之，本省教務，現辦事業，種類繁多，茲畧述之耳。

●形影問答一

影問於形曰：自有子即有我行，止坐立子如是我亦如是。是與子相肖者，惟我也。東南西北子何往，我亦何往。是與子相隨者，惟我也。且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無日不在。無時不然是與子成固結不解之緣者，亦惟我也。我爲子役久矣，子爲我累大矣。乃子衣文縷而我不及，故子之體燦然而我終闌然也。子食膏粱而我無分，故子之腹果然而我終枵然也。子有笑語而我弗通，故子之口諠然而我終默然也。視子者我疏，我者子有施無報，是以問也。

雜著



聖寵論

徐宗澤

總綱

天主造人，提拔人於超性之地位，使之將來能享永福。不幸原祖方命，失此地位。然天主至仁至慈，又遣聖子降世爲人，以其救贖之功，補償人罪，復還原祖已失之福寵。故神學論天主三位一體，造天造地，及降生救贖之後，繼論聖寵，此中亦有邏輯之秩序焉。

龍之詮解

然聖寵爲何？辣丁文曰：Gratia 依其最廣泛之義，能有三解：一言友愛，二言無功而得之恩，三言酬報。

又人之華雅美麗，貴飾其身度者，亦能言  
此處祇言寵不曰聖寵聖寵祇關神學此處惟泛言之耳總之：西文寵字之

字源，言一恩惠焉。

寵言恩之云者，即從好意，惠施於人之  
任何善也。（善）釋禮物，（惠施）釋非有功  
應得之報，（好意）釋此禮物之給與，不特  
非由公義，且亦非緊要，及為施與者之利  
益；然祇從友愛而與之，絕無求利之心。  
今再剖解寵字言之，含有三意義：一，物質  
意義，即禮物之本身；二，精神意義，即此禮  
物純從惠施者；三，緣由意義，即此禮物之  
惠施也，純出好意。

如此解釋寵義，諸凡天主所賜於人之恩，  
皆可謂之寵，不特超性之聖寵已也，即本  
性之恩典亦然。因本性之恩典，如天主生

雜著 聖寵論

造之恩等等，皆從天主好意，惠賜於人之  
禮物也。惟在神學中所言之寵，特別指超  
性之聖寵；因聖寵超越於人性之上，而非  
人性所當得者；故其為無功而得之惠為  
更甚。且超性之聖寵，以天主之禮物觀之，  
比本性之恩典亦更大，以其更為完美也。  
又天主所以賜之之好意，比本性之恩亦  
大；天主賜本性之恩於人，猶主人之對待  
傭人也；賜超性之聖寵，有如父對於子之  
好施心也。

聖寵

之

定義

神學中所言之寵，即正式之聖寵，  
其定義曰：聖寵乃天主所惠施於  
人之神恩，關於永生者也。（恩）混  
言本性及超性之禮物，言其宗也。（神恩）  
切言天主所賜之超性禮物非關本性者

也。「人」指惟有靈明性體者為聖寵之主體。「惠施」言給者無此責任以施與，受者無此名分以要求也。「天主所惠施」示惟天主為聖寵之根源。「關於永生」言聖寵之宗旨，惟準備人得永生，面享天主。

聖寵

之

分類

聖寵（一）依其本身言，分為非受造的 *Increata*，與受造的 *Creata*。非受造的聖寵，即天主自己與人契密之通功。在世為非完美的，如天主聖神居於人靈上；在天為完美的，如面享天主。受造的聖寵，又（二）依受造之靈明者，即人或天神所處之境地，而分為天主的聖寵，與基利斯督的聖寵。天主的聖寵，即天主所賜於天神，及原祖未犯罪前之聖寵；基利斯督的聖寵，即耶穌為補償人罪，藉救

贖之功，為人類所立之聖寵也。原祖未犯罪之前，即在「天真」之境地上 *Status innocentis naturae*。天主賜人聖寵，祇從好意，為提高人於超性之地位上；及原祖既犯罪之後，即在人性既低降，然已恢復之境地上 *Status naturae lapsae et reparatae*。天主賜人聖寵，既出好意，又以仁慈，不特提高人於超性之地位，且醫治人之性弱也。（三）聖寵依其樣式而言，分內性的 *Interna* 與外至的 *Externa*。內性的聖寵，乃天主寵愛，成聖人之靈魂，契合於靈魂之本體，與其官能者也。外至的聖寵，即外於人之聖助，如道理，誠命，聖事等。（四）聖寵依其宗向而言，分使愛的 *Gratia gratum faciens*，利他的 *Gratia gratius data*。使愛的聖寵，則專

令人成聖，而令天主寵愛之；利他的聖寵則用為他人靈魂之益；如預言，聖蹟等等。此聖寵，天主非給任何人者也。

**寵佑**

天主賜人內性的，使愛的聖寵也，往往有二式：一經過式；二延留式。前者即天主一時賜人聖寵；照人

明悟，感人願欲，使人作為救靈有益之事。此聖寵即所謂之寵佑。後者即天主所賜人之聖寵，附於人靈，而為超性動作之德體，使之生活於超性之生命，故留存不移。此聖寵即所謂之寵愛。準此：聖寵分寵佑，寵愛；論聖寵亦惟此二者，分為上下二編。

上編 寵佑論

總論

雜著... 聖寵論

**寵佑**

聖教會之聖師謂：寵佑乃天主之幫助，天主之感動，天主之傾向。從此等描繪寵佑之語觀之，吾人可下一定義曰：寵佑者乃天主一時惠施於人之超性神助，令人能行為救靈有益之工作也。

**寵佑**

(一) 分為提高的 *Gratia elevans*，與醫治的 *Gratia medicinalis*。提高的寵佑，即天主之神助，提高人本性之德能，使司，欲司，使之有能，力行為救靈有益之工作也。誠以救靈工作，為超性之工作，非祇藉本性之力足以為之，故須有寵佑以提高之也。醫治的寵佑，即天主之神助，醫人罪痕而愈之。因人負重罪，為超性事，跬步不能行，故須先醫治之。



(二) 寵佑分爲足毅的 *Gratia sufficientis* 與有效的 *Gratia efficax*。足毅的寵佑，即天主之神助，固與人以完全之能力，以行救靈有益之工作；然在人方面缺其合作之功，一欲司不順從，一因之不得其效驗也。有效的寵佑即天主之神助，一定得獲其效驗；緣人之欲司有順從此寵佑之必定也。(三) 寵佑分觸感的 *Gratia excitans* 與扶助的 *Gratia adjuvans*。觸感的寵佑即天主之神助，感動人之欲司，促其行善或避惡也。扶助的寵佑，即天主之神助，人之欲司既受感動，而寵佑助之，使之自主行善或避惡也。(四) 寵佑分行作的 *Gratia operans* 與助作的 *Gratia cooperans*。行作的寵佑即天主之神助，在吾靈上有所作

爲，而吾不知不覺以順從之也。助作的寵佑即天主之神助，人亦與之協力而自主作爲也。寵佑又分爲先導的 *Gratia praeveniens*，陪伴的 *Gratia comitans*，追隨的 *Gratia subsequens*，即依一人自主之欲司順從天主之神助，有先後同時之區別而言。寵佑剖解觀之，雖分多類，而有名稱之不同；然按之於事，則一寵佑也。惟開始感動人心之寵佑，吾謂之爲觸感的寵佑，(此時人之欲司猶未出以自主的順從動作) 繼助欲司進展其行之寵佑，吾謂之扶助的寵佑。

### 第一章 論寵佑之性體

**總旨** 從上所述，吾知寵佑乃超性神佑，天主一時與之，令人作爲救靈有益之事。

當人之未有作為也，天主之寵佑觸感之，使之興發有為；及其既萌動也，天主之寵佑扶助之，使之進行其工作。觸感的寵佑，扶助的寵佑，誠為寵佑之至優美者也。今分論其性體。

第一節 觸感寵佑之性體

說明

觸感寵佑之為物，在上文雖畧述及之，今再以聖經及聖教聖師等之言語統觀之，而再下一切實之定義。聖經上豈不嘗言人怠於為善，則天主激醒之，如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書 Eph 第五章第十四節上曰：「因此，經云：凡睡者醒寐，從死中復活，基利斯督將以光照爾焉。」意謂沈溺於罪中的人如死者然，當醒悟回改，受基利斯督之光照。聖奧斯定

曰：人之歸向天主，須有天主之觸激與扶助。以上所言，無非是陳述觸感寵佑之為物，而其意義吾即可得而繪描之：觸感寵佑者，乃天主在人靈上所興起之內動，人因之觸感而行善或避惡也。今即以此義而進究其性體。

學題一 觸感寵佑在悟司之光照

欲司之感動

題旨

觸感寵佑，乃天主在人靈上所興起之內動。然內動一語，頗欠切實，

詮解

今欲討論此內動之見於何種行為？換言之，觸感寵佑之性體為何物耳？

為有靈動物，有悟司，欲司。故凡有所內動，無非是二司之動作。是以寵佑之觸感人，令其為救靈有益之事，有所作為也，允在

悟司之光照，欲司之感動。悟司之光照，欲司之感動，即吾所謂觸感寵佑之性體。悟司之光照，另見於判斷，人藉超性之光，洞明何者為救靈有益之事，而當行之者也。欲司之感動：「熱心性情，好願意，神樂」，乃欲司興起為救靈有益之事也。悟司之光照，欲司之感動，乃為組織觸感寵佑性體之要素，此為本題之意義。除此二者外，又需他物以為之要素，此處暫不討論。多瑪斯派此名另外是指聖多明我會士謂：悟司之光照，欲司之感動，非關於觸感寵佑之要素；如曰然也，不過為其效驗耳。此派之意，既與本題不同，而欲知其何者更為允當，須在聖經、聖教公會議定案，及聖教聖師中求之。

聖經之証

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第二書第四章第五節上曰：「我儕不足憑藉自己，有所思想，宛如從吾儕而來；吾儕之能力，來自天主。」此處聖保祿所言之思想，乃指傳教當為之計劃，救靈之策謀；故論超性之神工，關於悟司之判斷明甚。聖人謂吾人即祇思想，亦無此能力，須有天主之神助，「吾儕之能力，來自天主」，所以悟司之光照，即為觸感寵佑也。

若望聖經第六章第四節上曰：「若遣吾之父不挈人，不能至吾前。」挈之云者，即感動欲司之意，天主挈人以懼，以喜，以願，以慰，使人得至耶穌之前，故觸感寵佑之在感動欲司也，明矣。

聖師之証

聖奧斯定之論聖寵，有其特別之權力，聖教稱之為聖寵聖師。其言曰：「一心中之教授，其教者基利斯督默感之教授也。凡不有其默感者，祇外表之空言耳。」又曰：「一人固聆人，與天神之教言，然所以能知所言所教之為真實者，因悟司之得被光明也。」聖濟利祿 *Cyrrillus Alex.* 亦曰：「天主聖父令人認識其聖子也，不以言，不以聲，然以悟司之光，令人洞徹聖經之旨。」帥來斯定 *Coelestinus* 亦曰：「天主在人心，及人志上之動作也，使之有其聖念，關於悟司善志，好感，關於欲司因憑藉天主，吾人能行片善，不有天主絲毫不能為也。」綜以上聖師之言，明見觸感寵佑在悟司之光照，欲司之感動，故光照與

雜著 … 聖寵論

感動，為觸感寵佑之要素。

理証

人生之超性終向，乃在得天國以享真福。願欲獲此終向也，須有適稱之動作以赴之。又人之動作，最貴者乃在靈明之悟司與欲司。夫使悟欲二司足以有其適稱於趨赴超性之終向，當有天主之神助，以照明悟，以動欲司。故觸感寵佑惟在悟司之光照，欲司之感動，按之於理而亦有由也。

學題二 觸感寵佑惟在天主之親

接光照悟司親接感動欲司

題旨

上學題謂：觸感寵佑之要素，乃悟司之光照，欲司之感動。然天主之光照人，感動人，能有親接 *Imme-*

詮解

*diatae* 疏接 *Mediate* 的分別。疏接的悟司光

照，即依人心理自然之進展，見理之所在，而自然興起聖的思想也。如聽講道，悟司洞徹真理，知守天主誠命，為救靈之所當務。親接的悟司光照，即天主親施於人悟司上之動作，使之洞明超性真理而有聖念，無需本性之方法以先容之也。疏接的欲司感動，即天主感動人之欲司，由其親自光照人之悟司，然後由悟司間接為之。非天主親自感動欲司之本身。悟司與欲司有連帶之關係故悟司既受光照能影響其行於欲司上也親接的感動欲司，即天主親施於人欲司上之動作，使之感觸，而興起熱切性情等等。故親接的感動欲司，與親接的光照悟司有其區別也。悟司之光照，欲司之感動，因為觸感寵佑之要素；然此光照，此感動當是天主親接

施之，而非疏接施之。故本題所論之觸感寵佑，乃為內性的，至疏接的光照與感動，雖亦為觸感寵佑，然非內性的，而外至者也。故本題不論。

**聖經之証**

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教友第一書第三節第廿六節以下：「我植，言吾為第一人來爾們中亞把老 Apollo 灌，即言亞氏播吾來傳教

使之生長者天主也。即言天主以其內性寵佑使已植已灌之信德生活滋長

故非植者灌者有其微功。即言植者灌者不過在外表而不及物之內性惟天主在內性有其使之生長之直接工作此處聖保祿是言悟

司之光照，因在第五節上「爾等信」之語上見之，蓋信歸於悟司。且此光照天主直接親自給之，蓋否則不當言植者灌者之無甚功，而盡歸功於天主。故觸感寵佑在天主之親接光照悟司也。

至論天主親接感動欲司聖經上雖未有顯明之言語，然依聖教會公會議之定案如 *Cone. Aransicannum 2, can, 7 et Cone. Mi-*

*let 2. con. 4* 明言是天主聖神直接之工作。且按之事理，亦當如是，蓋欲司之所以被感，原為作神益之事；神益為超性的，故其發動機——欲司之感動——亦當超性的。若悟司受天主親接之光照，轉動欲司，則其動機為本性之自然進展，而非超性的。是以欲司之感動，須為天主親接之工作，無庸多贅。

對巧

有以豆板醬，對脚划船者。人問曰：划船什物，豆醬食物，似欠允當。應曰：船既以脚划，安知槳不可以頭扳乎？聞者大笑。

說林 … 小耶穌的賞賜

說林



聖誕劇本 小耶穌的賞賜

止之

本劇情節，全係臆造，應先聲明。至論語氣，有描寫共產黨之口吻者，有陳述革命黨之論調者，有出自第三人之言談者，自當分別觀之，慎毋誤會。

民國十五年冬，北伐軍進佔湖南，仇教運動大起。湖南某縣，有教友名黃懷義者，頗有名望，奉教熱心。其二子，長名若瑟，次名若望，均在城內天主堂小學讀書。若瑟性情溫厚，若望態度活潑。耶穌聖誕節前旬日，本堂某司鐸，早已他去。聖誕節愈近，仇教聲浪愈高。聖誕前日清晨，若瑟偕若望至校，教師傭人等均已走避。二兒遂於校內，遭遇匪徒，備受磨難。適有軍官會姓，幼歲在教中某校肄業。此時在街巡行，聞堂內鎗聲，前來查看，遂救二兒於危。會軍官大動仁心，親護送二兒回家，與黃先生交談甚洽，而代理教務之葉司鐸，原定冒險來城，舉行子時彌撒，再行回鄉。

舉行天明彌撒；適於是時至黃姓家中。曾軍官因為代籌夜間出城之策。若望目視諸事，突然生效法。葉司鐸德表之心，願以國人之資格，救同胞之靈魂。葉司鐸大加讚許，稱是為小耶穌報答黃姓全家之賞賜云。

事在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聖誕瞻禮前日。

第一幕 在天主堂小學教室內。

第二幕 在黃宅書房內。

登場人物

葉神父	代理本堂	六十歲
黃懷義	熱心教友	四十歲
黃若瑟	懷義長子	小學生 十四歲
黃若望	懷義次子	小學生 十歲
曾自新	軍官	二十五歲
楊老茂	校役	六十五歲
馬尚赤	共產黨	
李黑 張慶	流氓	
二衛兵	(啞腳色)	

第一幕 在天主堂小學教室內

若瑟若望 在教室內的一隅有幾堵未成的馬槽

望 哥哥，怎麼今晨教室內，人都不見了？他們那裡去了？

瑟 我也很奇怪。今天天主堂內，除了老茂以外，一個人都沒有！

望 李家的桂生荷生，從來沒有逃過學的，常是來得很

早的；怎麼今天還沒有來？好冷落寂寞啊！還是聖誕前日，今年也放假嗎？

瑟 恐怕時勢太惡劣呢！昨晚爺爺向媽媽說過：是什麼共產黨，歹人，要害教友。

望 哥哥，先生既不在，想來不就上課。我們趕緊搭馬槽罷！紙張呢？釘呢？錘呢？

老茂入

瑟 老茂來得很好！

望 黃家兩位世兄，今天還來讀書嗎？外邊風聲壞得很！

望 明天聖誕大瞻禮，我們休去管外邊的事情，搭馬槽，預備迎接小耶穌，是最要緊！

瑟 恐怕正因為明天是聖誕大瞻禮啊！

茂 不錯。黃家小世兄，我們恭敬天主的好教友，想熱心預備過聖誕。他們跟從魔鬼的壞人，預備過聖誕，也很熱心！

望 那麼，請他們來幫我搭馬槽罷。柴放這裡，驢放那邊，好不好？

茂 壞人也很熱心預備過聖誕，恐怕也就要來到此地。但是他們來拆你所搭的馬槽，他們預備着盡力凌辱耶穌。

瑟 可是真的麼？

茂 恐怕就要實現了！你看。我們的本堂神父，不是十天以前，離城往漢口去了麼？

望 是的，我們沒有彌撒可望，已今多天了。但今夜子時彌撒，是必不可少的。

瑟 聽說神父是去醫病。

茂 醫病也是真情。但最大的原因，却不在此。今秋北伐軍節節前進，佔據湖南各地。我們這城地處偏僻，經

說林 · 小耶穌的賞賜

過軍隊不多。天主堂與地方感情向來和睦，房屋又是平常，故直到現在，未受騷擾。

瑟 果然此地尚稱平安。聽說衡州等處，事情很壞。

茂 但是城內新近來了幾批共產黨，口說打倒宗教，打倒道德，種種不堪入耳的話。最可怕的，他們來城，特地是為仇害聖教，他們定於耶穌聖誕日舉行反基督遊行大會，聲言拆毀教堂，殺死教民。

望 他們都是魔鬼。但是我不怕。

茂 小世兄，他們有手鎗，有炸彈，有盒子炮，可以隨意結果人家性命，很是可怕呢！

瑟 但怎麼樣天主堂內單剩你一個人？

茂 昨晚郵差遞來一信。劉先生、楊先生拆開一看，纔知道黨部將在今日實行佔據天主堂。又有人向先生們說：今天形勢太凶，恐有性命之虞，請先生們躲避為妙。先生們商量一番，定意各自出堂暫避。傭人們也走了。只剩下我一個。

老茂，你是有胆量的好人！



茂 不敢，不敢。先生們說：我是老年人，沒有錢，也沒有學問，儘可留居在此，以便招呼一切。靠天主保佑，想無妨碍。

望 但是學生呢？到那裡去了？

茂 或是聞了風聲，沒有來；或是來了，我叫他們回去了。

望 你們弟兄二人，也快快回去。趕了恐怕有些不方便。

望 哥哥，讓我搭好了馬槽，再回家罷。

外邊呼喚聲敲門聲

瑟 老茂這身甚麼事？

馬 尙赤率張慶李黑入 張 見黃姓兄弟作怪模樣

茂 尙瑟他們已來了！向三人先生，請進。已經是來接收

天主堂嗎？

馬 如今都是平等，沒有先生不先生。我是共產黨湖南

省十三區七分都執行委員，莫科特派員。

黑 我們不是來正式接收，是先來察看察着。周視全室

馬 天主教真正是迷信！不當打倒嗎？

黑 這間屋裡沒有值錢的東西。到別處去發財罷！

望 這裡沒有值錢的東西。你們都出去罷！

馬 呸！這小孩子，定是教徒。你在做什麼事？看你是像好

人家出身，帶了你去，豈不可得幾千元的贖金麼？還

說沒有值錢的東西！

瑟 擄人勒索，豈是真正革命軍的行爲！我弟如有過錯，

由我担任。

馬 走！望 你們來此幹什麼事？

茂 他們是來上學讀書。

馬 翻動桌椅被各物迷信，迷信打倒迷信！同志們，快來

幫助。黑壓同上前

望 攔阻不許動！不許動！我費了許多辛苦纔搭成的！

不許動！你們不怕得罪小耶穌嗎？不怕小耶穌

降罰嗎？向慶呀！這人好生面熟！

馬 糊塗東西，糾纏不清！我偏要破壞你的迷信。折毀馬

槽盡力抵抗

黑 搜尋找不到什麼好東西！向瑟身上值錢的東西，快拿

出來！

瑟 你們是革命軍？還是強盜？

馬 轉身胡說！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是實行共產主義。我們的口號是：三人同呼！打倒資本！解放無產階級！打倒帝國主義！實行共產主義！

黑 今天我是個窮漢，只要把共產主義實行幾次，明天我便是一個富翁，好吃好穿，豈不威風？

茂 那麼，明天你是資本家了，你豈不要被他人打倒嗎？還是安分守己的好。

馬 安分守己！這句話，不知害了幾多被壓迫的同胞？惟有階級戰爭，是我們的生路。馬克斯的主義，是我們的良方。

望 我知道你們是流氓，是光棍，是強盜！

馬 你這迷信的東西，天主教的走狗！

望 你是魔鬼的走狗！

馬 你不怕我的手鎗麼？向空放鎗，怕不怕？

茂 不好了！不好了！向外跑出！

望 不怕！

瑟 你打我弟，打死我，是了！我們信真宗教，不是迷信。信普世的公教，不是信洋教。請問你：共產主義究竟是

什麼東西？你回答得出麼？馬克斯李寧是華人，還是洋人。莫非科不是中國地方？你們這班赤色走狗，專知破壞我中國的和平，殘害我中國的同胞！

馬 阿慶，打他二個嘴巴。

瑟 啊！阿慶，我認得你了。你做沒良心的事！去年冬至，你窮得要餓死凍死了；不是我的父親，看小耶穌面上，哀矜你棉襖一件，銀洋三元，救了你的性命嗎？你做沒良心的事！

慶 縮手退下

馬 不中用的東西！我自去打他。

望 街上不許你打我哥哥！不許你！

馬 用力推開老黑，把這小孩子捆起來。

黑 捆緊

望 大呼求小耶穌救救！求小耶穌救救！求小耶穌降罰惡人！

馬 我先毒打他一頓，再結果他的性命，用力太猛致將壁

上挂屏撞下連擊在頭部啊！好痛！丟去手鎗用手摸頭

瑟 急忙拾起手鎗大聲：如今鎗在我手，你們還敢行兇？

望 哥哥，快把這強盜的鎗，打死這強盜！

說林... 小耶穌的賞賜

瑟輕聲勿忘我們是教友。

老茂引軍官曾自新入二衛兵隨入

茂向軍官所聞的鎗聲，是在此處發生的；是這位共產

黨先生放的。

馬 不是我放的，指認是他放的。你看手鎗在他手內，不

是我放的，是豬放的，是狗放的！

瑟 軍官，剛纔放鎗的人，真是比豬狗還不如！我們小學

生，那裡來有手鎗？是他要毒打我弟，自己撞倒了掛

屏，打傷了頭顱，丟去了手鎗；我纔拾得來的。

曾 拿鎗細看鎗上所列的字馬尙赤，向馬這不是你的大名

嗎？這不是你的鎗嗎？我們革命軍人，不可欺誑，不

可殺人，更不可欺侮弱小之輩。他們小學生不知什

麼；如有冒犯之處，不必同他們計較。

馬 吓！革命軍人……！！

曾 向茂沒有別的人在家麼？

范 沒有。他們都去了。貴重的東西也都帶去了。只有這

二个勤學的小學生，只想來此讀書，以致到此地步，

可憐！可憐！

黑 貴重的東西都帶去了！我們往別處發財去罷！

馬 但是我的手鎗？馬向曾若不還我，我的同黨必

不和你干休。快快還我！

曾 笑語隨馬同志，我們同是革命，彼此一家人，怎麼有文

話講呢？請你息怒。請你取回這鎗。休爲了一些小事，

耽誤你前途的希望。

馬 去罷！破除迷信！掃毀聖像！到別處去檢查！晦

氣！黑慶同下

曾 向衛兵快去釋放他。指范 衆釋遂

曾 自語我見這二兒，很敬我記起家中的二弟呢？向二人

你們弟兄不該逗留此地，惹出禍事，快回家去。你

們家在那裡？我送你們回去，免得路上再生意外。

瑟 謝軍官厚意。

望 我帶了小耶穌，到家裡去搭一个小馬槽，爲預備過

聖誕。

曾 小孩子，你苦很了！爲什麼惹禍？

望 爲小耶穌吃些苦，是我的大福大榮！

(幕下)

x  
x  
x

第二幕 在黃府書房內

黃懷義與曾自新對坐若瑟若望亦在室內

黃 感謝軍官，救了小兒的命。此恩此德，不知何以爲報。

曾 黃先生不必客氣。

望 爺爺，我們在學校裡搭馬槽不成，就在家裡搭一個。

好不好？

黃 好！

瑟 爺爺，天主堂裡既沒有神父，想來今夜子時彌撒，定

是望不成了。那是怎樣辦呢？

黃 放心！自有天主安排。你們弟兄倆靜靜的搭馬槽；

休再多話，煩擾貴客。

瑟與望入內取物復出於遠隔搭馬槽

曾 不是的！我見了令郎，便想起了家中的弱弟，和老

母疼愛的情形，不由不立意拯救。當時我在街上巡

行，聞了天主堂內的鎗聲，入內查看，機緣湊巧，救了

令郎的命。

黃 萍水相逢，便肯仗義援救；軍官的熱心，煞可欽佩。

曾 這也是吾們軍人當盡的責任。原來近日共產黨的

行爲，到處搶掠騷擾，種種不法，令人髮指。

黃 共產黨實在可惡，到處擾亂。但是我們百姓，辨不清

誰是國民黨，誰是共產黨。百姓單望早享和平而已。

曾 黃先生，你當我也是共產黨嗎？我牢實對你說：我

深恨共產主義；我知聯共是國民黨的大失策，將奉

雖要翻然改過，也恐受毒太深了！

黃 原來高明之見，很與愚見相合。……我們天主教友，

與共產主義，根本上不能並存。……但是他們種種搗

亂的舉動，如新近發起，明日舉行的反基大運動等，

軍官等何不設法阻止呢？

曾 唉！休說阻止，就是要約束，也是不成！他們實是猖狂

得很。方纔欺侮二位令郎，闖入民居，持鎗劫物，依軍

法而論，本不該遭鎗斃嗎？但他們黨羽密布，手段陰

惡；誰敢觸犯他們？方纔我也不得不柔聲下氣，敷衍

了事。

黃 我們天主教教友，事事須照良心，不能敷衍。我黃某

寧願犧牲身家性命，斷不能違背真教，附從匪類！

這真是天主教過人的所在；抱定主義，決不遷就。這

種精神，真可欽佩！兄弟小時，也會在貴教學校肄業，

貴教的道理，得知一二；只因貴教不強人信從，兄弟也沒有深究。但怎麼天主堂內，已是空空無人了？軍官，我們天主教人，並不是畏懼共產黨的。曾兄，你既誠懇懇懇，和我交談，我也絲毫不瞞。昨晚我接得一要信，不妨給你知照。向瑟若瑟來念信給曾世叔聽聽，你們也可趁此知道這好消息。

什麼信呢，爺爺？取信念。  
懷義先生台鑒。譯奉上峯命，兼代本縣教務，特來東鄉望山村過耶穌聖誕瞻禮。惟念城內數十家教友，際此風波時代，有如失牧亡羊，而路途遙隔，勢難下鄉與禮。故譯決意冒險穿城，舉行子時彌撒，彌撒後，即回鄉舉行天明彌撒，用慰教友之渴望，畧體善牧之仁衷。又聞城內天主堂已被佔據，索仰先生熱心教務，不憚艱險，擬即來府上舉行聖祭，想為更妥。希即預備一切，並知照城內各信友，惟宜諸事謹慎，勿惹起風波。先生與譯固皆不懼犧牲，但教友之安全，亦當盡力顧慮也。種種辛勞，必荷上天之厚報。專此順頌 台安。  
錄葉若瑟啟十二月廿三日  
爺爺，這不是衡州府的老葉神父麼？他要來我家過

聖誕？  
他就要在我家做子時彌撒？  
好天真活潑的孩子！這位葉神父不辭勞苦，不怕危險，愛慕教友之心，流露於字句之間。他今年幾歲了？何處人氏？

黃 他今年差不多六十歲了；雖是異常刻苦，精神却很矍鑠。他是中華民國湖南省衡陽縣人，是世代書香的老教友。熱心傳教，有德有才，捨生致命，還是他的切願哩！

曾 真是難得的好神父！但是他出入城中，怕有危險。神父已說了，他不怕自己的危險，單怕帶累教友。

黃 爺爺，神父做彌撒在那一室？我想還是就在這間書房；最清淨，最幽雅，就是馬槽也快要搭好了。

望 說得不錯。但是祭衣呢？聖爵呢？彌撒經呢？還是老葉神父自己帶來麼？

曾 黃兄，那是很不妥！進出城門，必受檢查。若是查着了這些古怪的東西，為神父能有大危險！

黃 曾兄，不必過慮。城內天主堂的聖物，早已寄存我家。

望山村的辦事致友，知之甚明。老葉神父祇須空身來此。

曾指門有一鄉下人進來了！可是來報信呢？

葉神父挑担入見軍官驚慌欲退出黃起迎至門

葉扯黃出低聲怎麼？你我也住了兵麼？我即去，勿害你。

瑟大呼老葉神父來了！

神父變色

曾怎麼？這就是神父？

黃請神父不必驚疑。這位曾自新軍官剛纔救了我的

兒子，并且對於聖教，很表同情。請神父坐定。

望羅上神父化裝得真妙，真像鄉下收雞蛋客人！我方纔

認不出是神父呀！

真是妙計！想路上沒有遇着不便？

葉天主保佑，一些沒有。

黃一些沒有！因為路上的欺侮慢待，神父都喜歡爲耶

蘇忍受的！請神父稍憇。向瑟若瑟去拿些好衣服

來，替神父更換。瑟諾退下

曾天主教的德表，真教我覺得慚愧！張兄，我在此就

擱已久，須回團部，老神父有意於今夜彌撒後，出城

回鄉。但夜間城門關閉，防守甚嚴，不知老神父如何

說林 … 小耶穌的賞賜

能出城？

葉果是一大難處。但總須設法出城，不可就誤鄉間彌

撒。

黃那還是請曾兄設法。若能向團部乞得通行証一張，

想可無碍了！

曾小弟問及此事，原是願意幫忙。夜間出城，單有通行

証，怕也能發生周折。

瑟持衣入請神父更換。

葉脫卸老棉襖穿上皮袍馬褂整理髮髮

曾果然相貌堂堂，儀表超俗！今夜二點鐘時候，我親

來府上，領神父出城，說是本城的大紳董，有要事亟

須下鄉，黃兄再打發一二名幹僕，做神父的跟隨。那

時有了通行証，再賞給兵們幾元銀錢，定可出城無

阻了！

黃妙計妙計！全仗曾兄大力。

葉曾軍官，盼望天主降福你的好心！

曾我告辭了。今夜再會罷！

瑟曾世叔，沒有你，我們要是活不成了！怎樣可表示我

們的感激呢？

望 曾世叔，今夜來得早些，同我們用子時彌撒後的點心，我們有麵，有糕，有餛飩，有湯圓，想你都喜歡的。

曾 小朋友，我格外是喜歡見你弟兄二个，今夜一定要來得早些。黃兄，老神父，再會罷！

葉 多謝多謝，天主降福！

黃 曾兄，神父在此，恕我不送。

曾 出神父與黃兄坐定，望去察視神父扶來之物。

葉 話也希奇！除了進城門時，守門兵丁，硬取了二十多枚雞子，別的事都沒有，沒有人疑我是假扮的。真像小耶穌發的聖跡！

望 爺爺，剛纔在課堂內，那共產黨正要舉手打我，壁上懸掛的那尊聖像，忽然墮下打他的頭顱，因此他手鎗也丟了！我想也是小耶穌發的聖跡。神父還許多雞子那裡來的？神父養的雞，比我家多好幾倍！

瑟 弟弟，說話恭敬一些！

葉 小孩子，好活潑！這些雞子，是望山村教友，為神父派的護身兵；也是他們送給你家的聖誕節禮物。黃先

生，我的話是真的，請你收下罷！

黃 不敢當！不敢當！

望 謝謝神父。我就拿去給我的母親，說是小耶穌賞賜的。哥哥，來幫我罷！

葉 小孩子，你們這般的熱切勇敢，些須雞子，不配為你們的賞賜。你們且對我說：將來要做何等人物？

黃 快牢實說給神父聽！

瑟 神父，我看眼前國家擾亂，百姓遭難，都是因為一般人逞着野心，爭權奪利，不肯幹切實的事情，但知破壞，不知建設；我故願將來成一實業家，根本上救國利民。

葉 好大志氣！

望 我願將來同曾世叔一樣，做一個慷慨仗義的軍官。：不，神父，我不願做世俗的軍官，同共產黨來往！我的志氣更大，我願像你神父，做耶穌的軍官，攻打魔鬼，救我同胞的靈魂！

葉 喜極而泣。若望這纔是小耶穌的賞賜，賞賜你聖召的

大恩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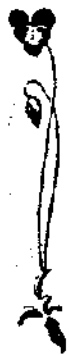
黃 若望幾時我看見我的若望做聖誕子時彌撒，我要是何等快活呢！這真是小耶穌報答全家的大恩典了！

(幕下 全劇完)

### 尾 幕

第二幕末，幕未下時，可加景色一段，如下所述。此雖不近常況，然最能動人觀感。但有景色人物，並無言語，蓋當以莊嚴神秘取勝。

在書房中搭馬槽，應在室之內隅，預先取特別佈置，俾於馬槽上方，有可站立五六人之地位。迨第二幕將完時，務使馬槽一隅，光綫暗黑，演者處於對方，以移易觀者之注意點。而扮飾之小耶穌及數天神，迅速現身於馬槽上。末語已完，燈光大明。眾人見小耶穌顯現，羣趨前叩拜，葉神父挈若望使更上前，小耶穌伸手徐徐降福，幕乃下。



近事... 教中新聞

# 近事



## 教中新聞

●最近簡選之新樞機 哈伐社十二月二十

日羅瑪電云。當今教宗於御前秘密大會中。簡選新樞機五位。即東印度宗座巡閱使雷比賽主教。加拿大蓋拔克城盧陸總主教。法國勃床松城皮南總主教。班國刀來特城塞古來商總主教。以及愛斯德桑城塞來第總主教。教宗並有稱揚年中去世諸樞機之演詞云。

●日本第一本籍主教膺受教宗祝聖

日本第一本籍主教早坂公。自受教宗特任為長崎主教後。即過赴羅瑪。十一月三十日耶穌君王瞻禮日。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一。親在聖伯多祿大堂行祝聖早坂主教禮。種種盛況。不減於前年當時祝聖六位我國主教之降。與禮者有十五位樞機。駐紮宗座之外交團。以及許多宗主



教總主教。日本駐意大使館之人員亦在堂。日本教務。原由巴黎傳教會管理。故法國里昂城馬倫樞機。以及數位主教。亦來與禮。而祝聖時之襄禮主教。教宗特擇巴黎傳教會總長光總主教。與日本東京之香蓬總主教。以示嘉獎之意。教宗奉行盛禮。莊嚴敬肅。令人感動。祝聖畢。新主教拜謝教宗。并洪聲降福信眾。是日遭值聖五傷方濟各百週紀念之末主日。故彌撒後。教宗特誦祝文。樂隊亦奏光榮聖方濟各之歌曲。將出堂前。教宗下降至聖伯多祿聖墓前。敬拜宗徒之長。早坂主教及諸樞機隨焉。教宗升至祭台前。降福眾人。乃出堂返宮。時已正午矣。本社又據日本長崎翁乘正司鐸來信云。長崎教區。昔日包括九州島及琉球羣島。近日羅瑪傳信部。劃分九州島之鹿兒島縣。及琉球羣島。為鹿兒島宗座代牧區。由加拿大之方濟各會修士管理。約有教友三千一百名。長崎教區。約有教友五萬二千名。歸日本本籍司鐸管理。本籍主教早坂公。已由教宗躬為祝聖。其餘九州島之地域。仍由外方傳教會管理。稱福岡教區。約有教友七千名。福岡新

主教底里公。於十二月十一日在長崎市浦上大堂內。廣受祝聖云。

### ●宗座與立陶宛國締結協定 立陶宛國。

在波蘭之東北。波羅的海之東。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宗座與立陶宛國之協定。正式簽字成立。當交涉之衝者。宗座方面。為教廷總理茹斯巴利樞機。立陶宛國方面。為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華爾台馬拉斯。按立陶宛國西南境。向有名城曰維爾諾。為總主教駐紮之處。嗣後該城為波蘭佔據。列強亦承認該城劃歸波蘭。因而宗座與立陶宛國之交涉。一時頗形棘手。宗座因應該國人民之願望。特於該國京城科夫諾。建一總主教區。轄屬下四教區。與維爾諾總主教區。完全脫離關係。因而兩方重敦舊好。復派使節。更有此新協定之締結焉。

### ●宗座派駐埃及國之代表 埃及國與宗座。

感情日見濃厚。教務亦日見發達。宗座因特簡瓦來利主教。為駐埃及國宗座代表。瓦公原任宗座駐法大使館之參議。已經六年於茲。夙著才能。為前後二大使所倚畀。現

蒙教宗授以厄弗蘇總主教銜。於斯巴來底樞機之手。膺受祝聖。隨即親見教宗。於十一月中旬。赴開羅新任。並兼管阿刺伯教務云。

### 中國聖教遭難彙誌

●江西崇仁天主堂一受黨軍蹂躪 崇仁教堂。向由法鐸張公駐理。張公性極溫良。與地方紳商頗稱融洽。人民悅服。棄邪歸正者。實繁有徒。因建大堂一座。歷來民教相安。自去歲革命軍侵入江西後。各處教堂。多有受其蹂躪者。而我崇仁教會。此時尙屬安寧。不意今年陰三月十八日早膳後。本邑縣黨部鳴鑼聚眾。頃刻間風響應者。有總工會及流氓仇教之徒。約六七千人。乘機騷擾。蜂湧入堂。呼聲震野。總工會人。即以白粉各據一方。大書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基督教徒。取消外人在華一切權利。所有聖像聖物書籍。概行撕毀。時華籍江司鐸。適在堂內。殷勤招待。書言辯白。並片請知事及保安隊長。來堂保護。豈知彼等託故推辭。謂現在民權平等自由。官吏無

近事... 教中新聞

可維持。江司鐸見勢不佳。遂潛往鄉間。於是黨部人徒。恃勢強橫。叫囂東西。隱突南北。樓上兩大鐘聲。三日不停。嗣又往信友家。撕毀聖像。教民莫不驚惶痛恨。幸賴上主護佑。無一遭遇危險。四月十六日。有三軍教導團來崇剿匪。將聖堂改作營舍。男女學校滿駐兵士。翌日。將堂內聖保祿大像搬下。繫以繩索。二人抬像游城。兵士負鎗隨行。大呼打倒種種惡語。難堪入耳。旁觀者魚鱗雜沓。奚啻數千。游街後。將聖像放下。以利刃砍去兩手兩耳及鼻。推於堂前之池內。浸三日三夜後。卒以火焚之。五月四日。兵士始退。余等與江司鐸。復移居堂內。但見莊嚴聖殿。等於馬廐。污穢狼藉。腥臭難聞。視此慘狀。不寒而慄。余等洒掃二天。所除拉圾。可數十擔。翌晨。信友欣然來堂。過聖神降臨大瞻禮。在堂平安無事者約一月。六月三日。又有勦匪隊來崇。復駐紮堂內。自是而後。教堂變為公地。此往彼來。絡繹不絕。故崇仁教堂損失甚巨。所有聖物。聖像。祭臺。風琴。跪凳。桌椅。燈彩。玻璃。窗門。書籍等件。盡行搗毀。數十年之經營蓄積。今皆化為烏有。前後損失。不下三千餘金。嗚呼。可

悲也矣。今秋九月十八日。原駐崇堂之荷蘭來司鐸。奉主  
教命。調赴玉山堂駐理。途經白鶴渡。離城五十里。遇革軍  
之兵士。在此期匪。彼等包圍來神父。反縛其手。逞意辱罵。  
拳脚交下。並舉鎗向之。來司鐸於此危急之中。毫不驚懼。  
容色怡然。忍氣吞聲。一言不發。預備為主捨生。以償夙願。  
嗣該革軍連長。強迫神父繳洋一千三百元。以為取贖之  
費。否則必不放行。幸有神父之從人及教友等。力代請減。  
終被該軍敲詐現洋三十元。以為解索之禮。竊思革命軍  
人對於吾聖教會。恨如切齒。視若寇讐。誠令人可歎而可  
痛也。

龔保祿謹述

### ●江蘇高流徐宗華司鐸蒙難自記

徐屬

高流鎮。地居沐陽。素多匪盜。余奉命。在此傳教。六載  
於茲。去歲秋。江浙開戰後。高流鎮所駐二連軍隊。悉數他  
調。因之土匪更肆猖獗。附近三四十里。各鄉村燒殺搶掠。  
到處糜爛。無一幸免。種種野蠻行為。慘無人道。罄竹難書。  
即高流鎮上。匪等亦日夜負鎗實彈。往來不絕。或托名購  
物。或探望親友。有騎馬者。有步行者。聲勢汹汹。人咸畏之。

如虎。驚惶逃避。皆不安居。當時堂中以博愛主義。曾收容  
難民數百人。幸蒙主佑。雖在此萬險中。尚能如常開學。因  
其時匪等對於堂中。尚無惡感。故在堂避難者。亦均得安  
全。某日因與鎮董吳某誤會。致雙方開火。歷三小時之久。  
西街各戶。搶劫一空。并鎗斃老幼男女十數人。而堂中幸  
未波及。苟無上主之應庇。與某匪首之從中喝阻。恐亦難  
免。下午六時。匪等始出鎮。於是被劫各戶及死難人家。乃  
敢放聲大哭。聞者酸鼻。至聖誕瞻禮日。教友學生放學回  
家。甫離高流鎮北首二里許。全數五六人。盡被架去。即  
日托人救出。計在匪手中。僅居六七點鐘。亦上主之特佑  
也。類此者不一而足。

本年陽曆五月初。黨軍到徐海等處各地。土匪均受招降。  
一時如虎附翼。半官半匪。匪勢更大。且黨軍對於教堂。作  
種種破壞之行為。於是匪心大變。事事效尤。高流鎮遂混  
亂不堪。而高流聖堂更日趨於危境。匪等附從黨軍後。即  
有陳匪首燒包。率領改編革軍之匪黨數百人。持黨軍旗。  
穿黨軍衣。到堂佔住。作為司令部。各處狂遊。見物即取。毫

無紀律。騷擾萬狀。陳匪首則擢升營長。人乃呼之爲營長大。夫以素日爲非作惡之匪。一朝升受官職。時事亦可知矣。六月初三晚。余得密報。謂此新附黨軍之陳匪首。心懷不測。與羽黨議定。欲捕余以索巨金。否則處余死地。余聞此凶信。計無所出。終夜焦灼。坐待天明。只得走爲上策。以冀免爲肉票。惟余念走後。一切實多焦慮。最可慮者。莫若女校獻堂會女師。不能施救出險。然亦無法。付託主命而已。明晨四時。做早粥撤後。即坐小車。深恐被在街之匪黨察覺。不敢冒險行走大街。乃繞道而出。匍匐而行。途中二次遇未隨黨軍之土匪。幸皆無害。當時遍地皆匪。出外行路。危險極多。所以無論貧富人等。皆歛跡不敢出。下午一時。抵城頭曹公處。幸告出險。

嗣後三四日。高流更形混亂。本鎮紳商。逃散一空。高流遂成爲匪穴。余觀此極端亂狀。心亂如麻。用盡方法。始將高流小堂女先生。從虎口中營救而出。先到城頭暫住。擬送往上海。若輩來時。亦多次遇匪。苟無上主之護佑。勢必不免。似此鴻恩。銘感五衷。此十二號事也。正慶幸間。忽報黨

軍一團到鎮。不一時。人聲鼎沸。全鎮驚惶。除佔居民房外。堂中及女校內。亦住有不少。因曹公處地方褊小。房屋亦少。故飲食起居。及行彌撒聖事等。均在曹公臥室內。三四日中。極感不便。諺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待去後稍告平安。繼而又接高流堂張先生信云。大小堂連日疊被招案土匪。搶掠如洗。（招案徐屬語即招降意）并到大樓上尋余不獲。又擁入聖堂內。高唱俚曲。肆無忌憚。有一匪見祭臺上所供之耶穌救世主渾身像。拔出盒子炮。將照準射擊。時旁有某匪曰。此像乃他們所供之神像。射擊之恐有不利。該匪乃斂手。救世主像乃得保全。繼而又打破門窗玻璃。損失不少。言之可痛。因該時招案黨軍土匪。已佔居堂內。爲所欲爲。在余未走以前。業已三五成羣。到堂往來不絕。無力拒抗。強顏招待而已。且不時暗中恐嚇。言欲架女校某女生爲妻。或半夜撞門示威。或遣人借騎馬匹。及園中花草等。若不允。則恐得罪。進退維谷。余在此苦境中。日夜提心吊膽。歷六七月之久。余竊念已經許多之危險。想可無事。豈知有大謬不然者。計避城頭。與曹公同

居二月。頗受優待。心中大慰。但余身雖寄居得以暫安。而心中甚願回高流。以撫視教眾。蓋念伊等無牧之羊。殊不忍離捨。况大都係新教友。信德未堅。遇此風波。深恐不能堅持到底。每念及此。心殊惻惻。惟有願難償。日坐愁城。只有忍耐而已。

其時匪勢日熾。一日為數無止千萬。挾有大炮。機關炮。迫擊炮。鋼炮。盒子炮。種種武器。其勢更形強暴。不言可知矣。余欲往滬。須先至海州。欲至海州。必須坐隴海火車。方可達到。其時兵車絡繹。客車全無。偶一有之。亦時刻不準。故無法可乘。屢次探問。大約於陰歷八月初四日。可有客車。彌撤後。即同獻堂會三位女先生。陳繼桓先生。隨僕一人。束裝就道。行近牛山火車站三里許。在蔡塘庄前。突遇土匪五六十人。匪首劉玉連。各持槍械。湧湧而上。大呼止步。登時毛髮悚然。不寒而慄。問余等從何而來。到何處去。并有何職業。余等一一實告。想能放走。豈知匪等佯言火車未到。請到庄內飲茶畧坐。待火車來。你們上車可也。余等無奈。隨匪進庄。匪等將行李打開檢查後。導入民家小屋。

行李亦搬入門內。門外派匪三四人。負槍看守。一併禁錮在內。此情此景。實屬難堪。思之不禁淚下也。計歷六時之久。不准一人放走報信。亦全無動靜。牛山某站長者。亦教中保守信友。聞余等被架。極力幫忙。邀蔡塘庄有年老人。及匪首之老母。跪求開釋。而劉匪首不允。伊等仍哀懇不已。并曰。苟不釋神父先生。吾等一旦軍隊來剿。全庄生命。均不保全。匪首竟怫然怒曰。老母。你要吊死去。可吊死。又向庄上老人曰。你們怕死。可遷避。不必多言。匪首若是之偏強者。因先期有歹人漏訊。并從中破壞。步如答斯之後塵。誠傷心之事也。

下午六時。勉強回匪等少進夜膳。女先生淚落不絕。八時許。匪等開往他方。逼余等騎驢隨行。黑暗無光。不辨路徑。更不辨路之高低乾濕。故行時多次跌倒。邵女先生重傷左手。呼痛不已。不能起立。可憐可悲。手既傷痛。不克再騎。偏僕步行。否則即拳棍交加。行至半夜時辰。抵所定地點。初令我等暫候。少頃。導入居民小屋。室小且狹。式如街。祇可容余等六人坐位。屋內除幾捆高粱葉外。餘無別物。而

所帶之衣箱等件。此時均被搶去。無言可說。就地默坐。門外仍有二匪看守。未幾又來一匪。手持鉄鍊。向余等聲言曰。吾們有當家（即匪首）的命。不得不遵。余等只得忍辱。出手足就縛。不能彈動。幸女先生未加刑具。當時心痛如割。莫可言宣。又頃。來一匪。謂當家請上海女先生談話。余恐別有用意。憂甚。但既被招。不得不去。乃借陳先生繼桓同去。或可代為應對。當家笑問曰。你何處人。在高幾年。如何開學。多少學生。如何開支。講何道理。先生答曰。我是上海人。在徐海上餘年。每年開學二次。用公款開學。講道理。勸人為善。恭敬天主。救人靈魂。及導人孝敬父母等。匪謂道理很好。如此問答。經十數分鐘。始得放出。然已受驚不淺。即就地而臥。憂心填胸。何能入睡。

翌晨。初五日。九時許。匪首妻某氏。來勸余等。不必憂懼。且云。我們狠對不起諸位先生。使受多大冤屈。但錯處在出底人（徐屬語猶言起意人）不然。吾們決不敢作此事。前夜被劫去之衣件雜物。賴伊尋還不少。又聖油盒子一只。大日課一部。亦得珠還合浦。并云亦願進教。快談甚久。繼

近事... 教中新聞

劉當家亦來道歉。謂如有人打話。你們即可回去。不必怕懼。是後伊妻不時來慰。或送香烟。或送梨瓜剖食。并給吾們好飯好菜。所謂好飯。即高粱煎餅。或小麥煎餅。好菜即茄子韭菜。或雞蛋。日食二頓。原來該處皆此風俗也。伊等待吾等果甚厚。對於他肉票。則苛刻不堪。日食一頓。日夜束縛。不得自由。然余等雖受優待。而居此匪穴內。終覺困苦。度日如年。是晚未上鍊拷。為之少安。夜飯後。將室中高梁葉舖地作褥子用。以麻袋作枕頭用。和衣橫臥。寒暖所不計也。在此種食住中等候五日。毫無善信。

至第六日。即初九日。始見曹公所派來之宋先生及趙會長。一見之下。彼此流淚。并告云。說事人已請來。但病重將死。無法進言力勸。故雖與劉匪首接洽。似非錢不可。共索五萬元。余知匪首變意。不肯空放。更形焦悶。宋趙二君。當面又請劉匪首先釋女先生。亦不獲諾。答云。要放都放。不單獨放。事遂無成。匪等遂開拔數里。宋趙二君。仍不灰心。隨後趕至。不知如何。得幾位善人之相助。及匪妻從中勸導。乃允先釋三位女先生。余心快慰之至。三位女先生。即

拜謝回蔡塘庄。匪妻握手陪送出庄外。恭敬非常。初十日。曹公由城頭亦到蔡塘庄。於是夜半夜三點鐘。同坐火車進州。而余與陳先生及隨僕共三人。仍羈押不釋。非有人再來營救。不能越雷池一步。命且不保。輒浩嘆不已。蓋自知五六日中。飲食少進。筋疲力盡。以致面黃肌瘦。如將死之人矣。是晚五時。從方山鎮又請來大有名譽之人說情。余想此番必有滿意之結果。私心竊喜。及接洽後。匪首仍不允。惟減價至三千元。雙方議未妥。事又不成。大失所望。余等在此。較前更覺困苦。半夜時。狂風大雨。匪眾及驟馬。均在余室。擠軋不堪。臭氣難當。十一夜。又開回蔡塘庄。天極冷。身穿單衣。借貸無由。匪等行路甚速。且排隊連接。另有巡馬數匹。前後監察。稍有離隔。則惡言呼喝。不勝凶猛。到蔡塘庄。已半夜。即借窮凶極惡之匪等。就地而臥。此後三日。一切起居飲食。皆與彼輩為伍。且風聲更惡。忽言要開走了。忽言軍隊要來打了。而他處大股土匪。亦日有開到。鎗聲隆隆。不絕於耳。嚇得心膽俱裂。宋趙二君。常追隨不離。到處奔走。竭力以進行。并同匪妻商酌營救之法。一

切計謀。得於匪妻者不少。因又於十四日。重到方山。請來說事人。與劉匪首有親戚之誼。故到庄同匪首接洽。而匪妻在旁力助。竟於是晚無條件開釋。匪首頗示殷勤。握手送別。幾如上客。余即走往火車站。甫出門。而火車已到庄前。約距三里左右。乃極力奔追。氣喘力疲。汗流不已。余身雖得放。然匪眾仍四處滿佈。苟不及上車。深恐再落匪手。更不得了。為此拼命奔跑。竟逃出虎穴。是夜十一點鐘。安抵海州。與雙總鐸許公及三位女先生。相見之下。悲喜交集。感謝上主保全之洪恩。茶飯後。各自安枕而臥。明晨。做謝主彌撒。畧表寸心。總之。此次余等遇匪得釋者。皆上主之特佑。并賴曹公及宋趙二君與匪妻之力。匪妻為人和平誠實。雖為外教人。而粗衣粗食。不作威福。與他匪首之妻。錦衣華服。僕婢滿堂者不同。將來上主或賜伊救靈之恩。以報其行善之功。乃吾所深望者也。余在海州住多日。廿四日。雙總鐸親送余等大浦火輪。船動身回滬。廿五晨抵青島。在該堂內。做彌撒。暨牧德人。待遇甚厚。午膳後三時。坐綏陽火輪。廿七日安抵到上海。

#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為憑)

十一月廿一日 白崇禧着張定璠派人暗中監視汪精衛行動 審計唐祝捷會有人演說打倒西山派會畢遊行至復成橋槍聲大作斃四人傷二十餘人

廿二日 萬國無線電會議中國代表發表聲明書禁止各國在我國境內建設電台 國民黨要在滬開談話會討論四點 (一) 反共程度 (二) 建設工作 (三) 捐除成見 (四) 對外政策 奉軍決以電網籠罩涿州

廿三日 寧滬要人決定會議與討唐雙管齊下 東江戰事發動錢大鈞部開抵汕頭將赴前線作戰 龍潭附近華陽鎮發生匪警

廿四日 滬國民黨要人開談話會到二十五人定十二月三日至五日開預備會 李濟琛語人粵變係共黨陰謀擬日內返粵 伍朝樞發表對外宣言內分四點 (一) 國民政府將於最短期內宣佈廢止一切不平等條約 (二) 凡滿期約即失效 (三) 非國民政府所定或所許之條約一概無效 (四) 國際間關於中國之條約凡未經國民政府參加者一概不受其拘束

廿五日 國軍有攻入海州說 滬傳蔣宅談話會決定對粵武裝調停 宜興黨案首犯三人在宜槍決 汪精衛招待報界謂粵事係由反對及擁護特委會兩派主張不同致起衝突並無共黨關係

廿六日 唐生智舊部聯名致電程李表示服從但要求西征軍勿入湘 廣州罷工工人食堂撤消共產黨乘機

縱火共有四處起火 滬傳第七軍決全部回粵 白崇禧部調赴長江上游上海由何應欽接防

廿七日 鄂省政府委員辭職請程潛接收印信 胡宗鐸就武漢衛戍司令職 寧昇慘案學生屍體遊行 北京擬以俄款為擔保發教育公債二百萬元

廿八日 吳稚暉發表一文謂粵事恐有共黨作用 中央黨校員生為南京慘案向國府請願 留粵中央委員顧孟餘等六人起程來滬參與預備會 著名書畫家吳倉碩逝世

廿九日 漢口英領事致函交涉員否認英國恢復租界支配權或派軍隊佔據之意 第七軍克復岳州訊 滬反對特委會聲浪漸高對粵是共產非共產之爭亦漸顯露 粵農民軍陷陸豐

三十日 寧府因外人在滬任意安設無線電台違背國際公法有碍中國主權命滬交涉員向總領事嚴重交涉 白崇禧通電主張澈底查辦南京慘案

十二月一日 隴海路戰事緊急 蔣介石宋美齡完婚 滬英租界電車工人全體罷工

二日 寧府通過討伐張黃命令隨發 鄂共黨據黃安組農民政府經任應岐擊散 討唐軍陸續入湘

三日 中央執監委員在滬開第四次大會預備會到三十人討論關於特委會及粵局等問題 國府下令公布中國與日斯巴亞通商之臨時辦法 客外部公布

近事 ... 大事表



近事... 大事表

對西僑待遇辦法 北京比借款接洽已妥即可撥款  
 四日 外部電美國務卿抗議南滿借款 美使馬克謨  
 回京 中央執監委員開二次預備會議決三票案  
 粵戰形勢又緊兩方相持於陸豐河婆間 薛岳部與  
 十三師在新寧接觸  
 五日 中央執監預備會未足法定人數延會一日 國府  
 公布馬軍克復徐州濟甯 直隸省鈔票停止兌現徵  
 收機關亦不收受官廳決定聽商民自作行市互相授  
 受 荷屬印度羣島地震死十五人傷五十人損失不  
 小 德國鋼業工團提出要求加資並規定每日八時  
 工作  
 六日 滬傳甯方得汪精衛為第三國際東方秘書證據  
 甯方密令緝拿汪精衛顧孟餘等 滬南團會議陳銘  
 樞楊樹莊吳稚暉一致反對汪精衛 潮汕共黨復肆  
 擾掘毀潮汕路並割斷水喉  
 七日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提案審查汪精衛  
 棟樹人顧孟餘三人對共黨關係李濟琛提案稱何香  
 凝顧孟餘甘乃光陳樹人陳公博參預逆謀要求退出  
 議席查辦嚴懲 朝鮮總督齋藤辭職  
 八日 中央執監委員開第二次預備會出席委員二十九  
 人議定七議案 鄧演達譚平山林祖涵等均在香港  
 意圖擾亂 龍華製彈廠炸死四人該廠工  
 人名失蹤 美使馬克謨訪王蔭泰談無線電案一  
 小時  
 九日 中央執監委員今日開第四次預備會 蘇省政府  
 議決江甯等九縣長途電話作為省有 日海軍飛機  
 兩架昨夜操演時空中互撞機中人皆即殞命兩機亦  
 全毀

四十八

十日 中央執監委員開預備會議決請蔣中正復任總司  
 令職又定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開第四次大會  
 湘省和平談判破裂征湘軍先後出發七軍擔任總預  
 備隊  
 十一日 廣州瘦狗嶺發生戰事傳係莫雄部被黃琪翔繳  
 械 汪精衛今日入醫院休養 波蘭立陶宛兩國  
 爭端在日內瓦和平解決  
 十二日 廣州共黨軍前日清晨起事占據軍政各機關刻  
 經朱暉日李福林各部反攻已退至城北 李濟琛李  
 宗仁孫科白崇禧昨在南園招待旅滬粵商對於粵變  
 商定組織討伐廣東共產後援會  
 十三日 蔣介石昨日招待新聞界發表對於時局之意見  
 國府通令整飭綱紀  
 十四日 國府軍委會決定救粵大計先分兩路出兵李濟  
 琛任左路白崇禧任右路  
 十五日 國府通令為維持治安計駐各省蘇聯領事一律  
 撤消承認蘇聯國營業機關一併勒令停業上海交涉  
 員郭泰祺昨已照會蘇聯領事限一星期內出境  
 十六日 國府議決派鄧澤如古應芬查辦汪精衛等并嚴  
 加監視 武漢衛戍司令部扣留駐漢俄領事  
 十七日 一路軍顧祝同部昨午占領徐州城  
 十八日 武漢衛戍司令部捕獲共黨首領詹大悲李漢俊  
 即晚執行槍決  
 十九日 黃紹雄由梧赴戎墟督師李福林軍退出肇慶  
 二十日 中央全體會議形勢漸佳一月五日前後可望開  
 會 北伐軍今日克復韓莊直魯軍董師全降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 南京姚主啟准

第四章

耶穌之教會即古教時先知所預言之默西亞國然與梅瑟之教會有別

耶穌所立之教會即先知聖人所預言之默西亞國

第五章

耶穌之教會為有形可見之教會

教會可見之証

第六章

耶穌之教會不能損亡

不能損亡之詮解  
不能損亡之理証

中編

耶穌所立之教會由宗徒繼續傳下

第一章

宗徒繼續耶穌之功業宣傳聖教會

宗徒等繼續耶穌之功業宣傳教會

第二章

宗徒執行司鐸司牧三權以統治教會

宗徒執行司鐸權

宗徒執行司牧權

宗徒執行司牧權

第三章

伯多祿執行教會首領之任務

第四章

宗徒以己之權位傳授於繼續已位之人

宗徒選擇繼位之人及授權之事實

第五章

繼續宗徒之神牧執行司訓司鐸司牧三權

執行司訓權

執行司鐸權

執行司牧權

第六章

論理伯多祿當有接續首領之人且事實上有其人

論理當有嗣續伯多祿首領之人

凡為羅瑪主教者即繼伯多祿為教會首領

羅瑪主教之座與教會首領宗座不能分離

事實上實有繼承伯多祿首領之人

論聖教會之標記

第一章

論標記

何謂聖教會之標記

何者為聖教會之標記

如何由標記以辨別真教

下編

第二章

耶穌真教當至一惟羅瑪公教有此標記誓反教拆教無之所

以羅瑪公教是耶穌真教

至一之詮解  
耶穌真教當至一  
惟羅瑪公教有至一之標記別教無之

第三章

耶穌真教當至聖惟羅瑪公教有此標記誓反教拆教無之故

羅瑪公教是耶穌真教

至聖之詮解  
耶穌之真教當至聖  
惟羅瑪公教有至聖之標記而他教無之

第四章

耶穌真教當至公惟羅瑪公教有此標記誓反教拆教無之故

羅瑪公教是耶穌之真教

至公之詮解  
耶穌之真教當至公  
惟羅瑪公教有至公之標記而他教無之

第五章

耶穌真教當從宗徒傳下惟羅瑪公教有此標記誓反教拆教無之故

羅瑪公教是耶穌真教

宗徒傳下之詮解  
耶穌之真教當從宗徒傳下

第六章

惟羅瑪公教由宗徒傳下他教則否  
既知羅瑪公教乃耶穌所立之  
真教理當皈依之蓋除聖教會  
外不能得救靈魂

除聖教會外不能得救靈之詮解  
既知羅瑪公教是耶穌之真教理當皈依  
之

聖教會外不能得救靈魂

附編

第一章

聖教會在超性方面之觀察

聖教會由耶穌聖血所產生  
聖教會是耶穌之淨配  
聖教會是耶穌之奧妙神體

第二章

聖教會不能錯誤

不能錯誤之真詮  
聖教會實有其不能錯誤之特佑  
教宗不能錯誤之証  
主教團亦享有不能錯誤之特佑  
受訓之教會遵信道理亦不能錯誤

◎聖教雜誌叢刊新出版

天主教傳入中國概觀 實價八分

公民課本 法制編 經濟編

印刷中